古今治平畧

古今治平畧卷之二十

豫章　朱　健子强父著
弟　朱　徽子美父訂
武林　鍾源長仁孺父較

學較篇

三代學較

學制之可見于書者自五帝始其名曰成均說者曰以成性也然則有民斯可教有教斯可學自開闢則既然矣有虞氏始即學以藏粢而命之曰庠又曰米

庠則自其孝養之心發之也于是太學爲上庠小學爲下庠夏后氏以射造士如行葦矍相之所言而命之曰序則以簡其行也于是太學爲東序小學爲西序而鄉學則曰校商人以樂造士如夔與大司樂所言而命之曰學又曰瞽宗則以成其德也于是太學爲右學小學爲左學而鄉學則曰序周人修而兼用之內即近郊並建四學虞庠在其北夏序在其東商校在其西當代之學居中南面而三學環之命之曰膠又曰辟雍亦曰成均曰泮宮于是虞學以養庶老

冬讀書在焉夏學以養國老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在焉商學以祭樂祖春誦夏弦秋學禮在焉澤宮則王擇侯國所貢士與之大射及國有大事出征受賑獻馘皆在焉是爲太學凡鄉皆立虞庠凡州皆立夏序凡黨皆立商校是爲小學其在侯國命立學亦于澤而頗損其制環水如半璧曰泮宮亦有大學有小學大學在郊小學在公宮南之左此立學之制也故學始于五帝明于夏備于商而莫詳于周自其國學言之王世子王子群后之世子卿大夫元士之適

子凡國之俊秀皆與焉師氏敎以三德曰至德敏德孝德敎以三行曰孝行友行順行保民養以道而敎之六藝曰禮樂射御書數敎之六藝曰祭祀賓客朝廷喪紀軍旅車馬諸子掌國子之倅使之修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敎國之子弟有道有德者以樂德曰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曰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曰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敎國子小舞以樂儀曰行以肆夏趨以采齊車亦如之大胥掌學士之

版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觵其不敬者廵舞列而撻其怠慢者凡教世子及學士必以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其莊教也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小樂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胥鼓南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其爲教也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入學鼓篋孫其業也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時觀而弗語存其心

也幼者聽而弗問學不獵等也時教既有正業矣退息又必有居學而操縵以安弦博依以安詩雜服以安禮所謂不興其藝不能樂學故君子之于學也藏修息游無不在焉耳至其比年入學也中年則考較一年視離經辨志焉三年視敬業樂群焉五年視博習親師焉七年視論學取友焉謂之小成至九年知類通達强立而不返則謂之大成此造士之大倫也

○○○○○○

自其鄉學言之則二十五家爲閭閭有塾五百家爲黨黨有庠萬二千五百家爲州州有序各萃其子弟

而教焉俾仕焉歸老而有道德者爲之師人生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知室家長幼洒掃應對之節見小節焉踐小義焉二十而冠入大學學先聖之禮樂知朝廷君臣上下之等修六德六行六藝之凡見大節焉踐大義焉所謂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乃垂教法于象魏使萬民觀象挾日而斂乃施教法于邦國都鄙使各教其所治于是比長掌其比之教治閭胥掌其閭之徵令用起教于微職而月吉族師則屬民讀法焉四時孟月之吉若春

秋祭禜則黨正屬之讀邦法焉正月之吉若歲時祭祀于州社則州長又屬之而讀法焉皆有糾有勸以漸之于德于是乎黨正屬民飲于序正齒位州長春秋賓于序而飲射焉當是時教始于比閭設于州鄉本于家塾黨庠州序以達于王國盖無人而不學無地而不設之學以教也至其不率教者亦不遠棄也在鄉學則大司徒簡之而習射上功習鄉上齒不變命左移之右右移之左如初禮不變移之郊如初禮不變移之遂如初禮至是而猶不變焉然後屏之遠

方終身不齒在國學則小胥大胥小學正簡不率教者告于大樂正大樂正以告于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以興之不變王親視學又不變然後王三日不舉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外此則無不盡侯明撻記之方以並生之也故天下自智仁聖義中和之士以至一枝一曲之才無所不養其朝夕所聞見無非所以治天下國家之道其服習必于仁義而所學必盡其才一日取以備公卿大夫百執事之選則其才行皆巳素定而士之被選者其施設亦皆素所

見聞有不待閱習而後能者是以高可以至于命其下亦不失爲人用其流及乎旣衰矣尚可以鼓舞群衆使有以異于後世之人而當其時婦人之所能言童子之所可知有後世老師宿儒之所惑而不悟武夫之所道鄙人之所守有後世豪傑名士之所憚而愧恭堯舜三代從容無爲同四海于一堂之上而流風餘俗詠嘆之不息凡以此也

葉文康曰人皆知周之學政掌于樂官而不知周之樂官屬于禮官皆有深意存焉夫以學政

掌于樂官者誠以教之以樂德則可以淑人之心教之以樂語則可以和人之聲教之以樂舞則可以善人之形樂之為教其入人也深其化人也易是猶虞之胄子教于典樂殷之太學藏于瞽宗此成均學政所以掌于樂官也然而司樂之藏是為大宗伯之屬禮樂之相為用不容以偏廢也蓋教人以禮所以存養其未發之中教人以樂所以存養其已發之和非中無以為和非禮無以為樂是故司徒則以中禮和樂而

爲教宗伯則以中禮和樂而爲防禮之爲教與樂並行亦如王制所謂樂正掌樂之官而曰教禮文王世子所謂鼓宗典樂之學而曰學禮此大司樂等官所以屬于禮官也大宗伯旣有以全其中和于先則大司樂斯有以導其中和于後玆豈非禮樂之相爲用耶常觀大胥掌致諸子春入學則先舍采而後合舞蓋釋奠于先師者存敬心也敬存則禮存禮存則樂可合矣故舍采者所以與禮也合舞者所以與樂也二者

常並行也旣舍采合舞于其春而後須學合聲于其秋則樂教始得而考矣自漢以來郡國遣士受業必詣太常爲博士弟子太常禮官也其屬則有大樂令故武帝下詔必曰勸學興禮其與太常議者蓋謂是耳議者謂西京無太學不知漢初之學只在太常猶古意也後來禮官自禮官樂官自樂官學官自學官三者判不相屬漢之取士往往教之以射策決科之學而以科目取之學校之政禮樂之教漢儒皆不講於此

所以士不如古、所養不繇乎學、較所教不繇乎禮樂、而徒責人才之不如古、是豈知本之論哉。馬端臨曰、周禮惟國學有司樂司成專主教事、而州閭鄉黨之學、則未聞有司職教之任者、及考黨在州長各屬民而讀法、考其道德、糾其過惡而勸戒之、然後知其黨正即一黨之師也、州長即一州之師也、以至下之為比長閭胥、上之為鄉遂大夫、莫不皆然、蓋古之為吏者、其德行道藝俱足以為人之師表、故發政施令無非教

也以至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蓋役之則為民教之則為士官之則為吏鈞此人也秦漢以來儒與吏始異途政與教始殊途於是曰郡守曰縣令則吏所以治其民曰博士官曰文學掾則師所以教其弟子二者漠然不相為謀所用非所教所教非所用士方其從學也曰習讀及進而登仕版則棄其詩書禮樂之舊習而從事乎簿書期會之規古人有言曰吾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後之為吏

者以政學者也自其以政學則儒者之學術皆
筌蹄也國家之學官皆芻狗也民何繇而見先
王之治哉又況榮途捷徑旁午雜出蓋未嘗繇
學而升者滔滔也於是所謂學者姑視爲粉餙
太平之一事而脈人俗吏直以爲無益於興衰
理亂之故矣
頃平市日周官三百六十以張備法而紀衆民
無一事無法者而獨于建學無制則其吏非應
文也無一民無養者而獨無衆士之廪則其士

非爲養也而上下顧交趨之如裘葛飲食然則必有不可捨焉者矣天子之學謂之辟雍班朝布令享帝右祖則以爲明堂同律候氣治曆考祥則以爲靈臺諸侯之學謂之泮宮大師旅則將士會焉大獄訟則吏民期焉大祭祀則始祖享焉蓋其制皆於國之勝地被水築宮爲一大有司國有大事則以禮屬百官群吏下民而講行之無事則國之耆老子弟游焉以論鼓鍾而修孝弟其地尊其禮大三百六十官皆不得治

其事意者三公之老而致仕者掌之謂之鄉老二鄉而公一人則六鄉蓋三公矣故曰三公在朝三老在學公與老皆無職於六官學序庠塾皆無制於方典古之言道者固如是也嗚呼此意深矣

曾子固曰古之人自家至于天子之國皆有學自幼至於長未常去於學之中學有詩書六藝弦歌洗爵俯仰之容升降之節以習其心體耳目手足之舉措又有祭祀鄉射養老之禮以習

其恭讓進才論獄出兵授捷之法以習其從事師友以解其惑勸懲以勉其進戒其不率其所以爲具如此而其大要則務使人人學其性不獨防其邪僻于肆也雖有剛柔緩急之異皆可以進之于中而無過不及使其識之明氣之充於其心則用之於進退語默之際而無不得其宜臨之以禍福死生之故而無足動其意者爲

天下之士爲所以養其身之備如此則又使知天地事物之變古今治亂之理至於損益廢置

先後始終之要無所不知其在堂戸之上而四海九州之業萬世之策皆得及出而履天下之任列百官之中則隨所施爲無不可何則其素所學問然也蓋凡人之起居飲食動作之小事至於修身爲國家天下之大體皆自學出而無斯須去於教也其動於視聽四支者必使其洽於内其謹於初者必使其要於終訓之以自然而待之以積久噫何其至也故其俗之成則刑罰措其才之成則三公百官得其士其爲法之

永則中才可以守。其入人之深則雖更衰世而不亂。爲敎之極至此。鼓舞天下而人不知其從之。豈用力也哉。及三代衰聖人之制作盡壞千餘年之間學。有存者亦非古法人之體性之舉動唯其所自肆而臨政治人之方固不素講士有聰明朴茂之質。而無敎養之漸則其才之不成天然。蓋以不學未成之才而爲天下之吏又承衰敝之後。而治不敎之民。嗚呼仁政之所以不行。盜賊刑獄之所以積。其不以此也歟。

兩漢學較

周衰王道微缺不悅學之說多有而馴及於其大人表衿城闕詩用爲刺齊魯之國易象春秋十三國之樂猶在而莫能宣明孔子躬神聖之資明天道而察民故閔王道之廢邪說大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餘君無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

博後世學者多錄焉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遊
諸侯大者為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
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
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
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
後陵遲以至於始皇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絀焉
然齊魯之門學者獨不廢也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
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
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六藝從此缺焉陳涉之王

也而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於是孔甲爲陳涉博士卒與涉俱死陳涉起匹夫驅瓦合適戍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爲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於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弦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故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齊魯之閒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

儒始得修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爲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著選首于一唱然嘆興於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初使學故晁錯從伏生受尚書已令儒生集撰王制經置一博士浸向于文學而帝本好刑名黃老竇清淨慈儉爲道終謙讓未遑禮教也及至孝景不任儒者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武帝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

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帝親策而問之博士董仲舒對有曰今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詔書下而未云獲者士不素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彩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才則英俊宜可

得矣于是始興太學立學較之官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為丞相絀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封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向風矣前此博士雖各以經授徒而無考察試用之法至是官始為置弟子員公孫弘為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與太常臧博士平等議曰三代之道鄉里有敎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兩建首善自京師始繇内以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修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

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爲博
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以上
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
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
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詣太常得
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
故缺其高第可以爲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
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才及不能通一藝輒罷
之而請諸不稱者罰制曰可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

士彬彬多文學之士矣始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董仲舒其後傳著者得列於學官而濟南闕西瑯琊千乘間教授生徒復往往千餘人猶不屬於庠序專門守業論篤固而風最謹醇方宣帝少時受詩於東海澓中翁及即位乃詔諸儒論五經同異於石渠閣命御史大夫蕭望之等平奏帝稱制臨決為經學高等者與立博士員以傳習之元帝好儒譙[illegible]

國弟子能通一經者皆復數年尋以用度不足更爲設員千人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吏成帝末或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學弟子少於是增弟子員三千人歲餘復如故時犍爲郡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劉向因是說上宜興辟雍設庠序陳禮樂隆雅頌之聲盛揖遜之容以風化天下帝以向言下公卿議會向病卒丞相大司空奏請立辟雍案行長安城南營表未作遭成帝崩群臣引以定謚而已哀帝陽朔二年詔曰古之立太學以傳先王之業流化於天

下也儒林之官四海淵源宜皆明於古今溫故知新通達國體故謂之博士否則學者無述焉爲下所輕非所以尊道德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丞相御史其與中二千石二千石雜舉可充博士任者使卓然可觀平帝時王莽秉政欲延譽於天下因奏增元士之子得受業如弟子勿以爲員歲課太常弟子甲科四十人爲郎中乙科二十人爲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又奏起明堂辟雍靈臺爲學者築舍萬區焉光武中興先訪儒雅四方學士雲會京師

於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其家法教授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總領焉建武五年十月營起太學車駕幸太學賜博士弟子各有差十四博士謂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歐陽太小夏侯詩齊魯韓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十九年車駕幸太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桓榮被服儒衣溫恭有醞藉辨明經義每以禮遜相厭不以辭長勝人儒者莫及特加賞賜又詔諸生雅吹擊磬盡日乃罷中元元年初營明堂辟雍靈臺未用事

明帝永平二年臨辟雍初行大射禮天子始冠通天

衣日月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坐明堂而朝群后登靈臺以望雲物袒割辟雍之上尊禮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其後復爲功臣子孫四姓末屬別立較舍搜選高能以受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濟濟乎洋洋乎盛於永平矣至九年爲四姓小侯開立學較置五經師肅宗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帝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顧命史臣

著為通義又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為講郎給事近署所以網羅遺軼博存衆家意深遠矣和帝亦數幸東觀閱書林永元十四年徐防以五經久遠聖意難明宜為章句以悟後學上疏曰臣聞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于子夏其後諸家分析各有異說漢承亂秦經典廢絕本文略存或無章句收拾缺遺建立明經博徵儒術開置太學孔聖既遠微旨將絕故立博士有十四家設甲乙之科以勉勸學者所以示人

姦惡改敝就善者也伏見大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法私相容隱開生姦路每有策試輒興諍訟論議紛錯互相是非不依章句妄生穿鑿以遵師爲非義臆說爲得理輕侮道術寖以成俗誠非詔書實選本意改薄從忠三代常道專精務本儒學所先臣以爲博士及甲乙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爲上第引文明者爲高說若不依先師義有相伐皆正以爲非詔書下公卿皆從防言及鄧后稱制學者頗懈時樊準徐防並陳敦學之宜

又言儒職多非其人、疏曰、人君不可以不學、故雖大舜聖德、孳孳爲善、成王賢主、崇明師傅、及光武皇帝受命中興、群雄紛擾、旌旗亂野、東西誅戰、不遑啓處、然猶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追孝明皇帝兼天地之姿、用日月之明、庶政萬機、無不簡心、而垂情古典、游意經藝、每饗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並聽、四方欣欣、雖闕里之化、矍相之事、誠不足言、又多徵名儒、以充禮官、如沛國趙孝、琅邪承宮等、或安車結駟、告歸鄉里、或豐衣博帶、從見宗廟、其餘以經術見優者、布在廊

廟故前多皤皤之良華首之老每讌會則論難衎衎
共求政化詳覽群言響如振玉朝者進而思政罷者
退而備問小大隨化雍雍可嘉期門羽林介冑之士
悉通孝經博士議郎一人開門徒衆百數化自聖躬
流及蠻荒人方肅清上下無事是以議者首稱盛時
咸言永平今學者益少遠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講儒
者競論浮麗忘謇謇之忠習諓諓之辭文史則去法
律而學詆欺銳雕刀之鋒斷刑辟之重德陋俗薄以
致苛刻昔孝文竇后性好黃老而清靜之化流景武

之間今宜下明詔博求幽隱發揚巖穴寵進儒雅徵請公車以俟聖上講習之期公卿各舉明經及舊儒子孫進其爵位使續其業復召郡國書佐使讀律令如此則延頸者日有所見傾耳者月有所聞伏願陛下推述先帝進業之道太后深納其言于是制詔公卿妙柬其選三署郎能通經術者皆令察舉是後屢舉方正敦樸仁賢之士又召和帝弟濟北河間王子男女年五歲以上四十餘人又鄧氏近親子孫三十餘人並爲開邸第教學經書躬自監試尚幼者使置

師保朝夕入宮撫循詔導恩愛甚渥而安帝覽政薄
文藝弗好也於是博士倚席不講朋徒怠散學舍頹
獘順帝初作大匠翟酺言孝文皇帝始置一經博士
武帝大合天下之書而孝宣論六經於石渠學者滋
盛弟子萬數光武初興愍其荒廢起太學博士舍內
外講堂諸士橫巷爲海內所集明帝時辟雍始成欲
毀太學太尉趙熹以爲太學辟雍皆宜兼存故並傳
至今而頃者頹廢至爲園採芻牧之處宜更修繕誘
進後學帝從之詔繕太學更開拓房舍萬陽嘉元年

太學新成詔試明經者補弟子增甲乙之科員各十人除京師及郡國耆儒年六十以上爲郎舍人諸王國郎者百三十八人左雄又奏徵海內名儒爲博士使公卿子弟爲諸生有志操者加之俸祿及汝南謝廉河南趙建年始十二各能通經雄並奏拜童子郎于是負書來學雲集京師質帝本初元年梁太后詔令大將軍以下悉遣子入學每歲輒于鄉射月一饗會之以此爲常自是游學增盛至三萬餘生然章句漸疎而多以浮華相尚儒者之風蓋衰矣桓帝延禧

五年太學西門自壞襄楷上疏曰太學天子教化之宮其門無故自壞者言文德將喪教化廢矣時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機汝南南陽又有畫諾坐嘯之謠因此流言轉入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宗賈偉節爲之冠並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强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又渤海進階扶風魏齊卿並危言深論不隱豪强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屣履到門牢修乃上書誣告膺等養太學游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爲

部黨誹謗朝廷疑亂風俗天子震怒下郡國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收執膺等辭所連及陳寔之徒二百餘人書名三府禁錮終身自是正直廢放邪枉熾結海內希風之徒遂共相標榜指天下名士爲之稱號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曰八顧曰八及曰八厨猶古之八元八凱也靈帝熹平五年黨人既誅其高名善士多生流廢而楷言果驗矣時帝頗好學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因引諸生能爲文賦者本頗以經術相招後諸爲尺牘及工書鳥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數十

人侍中祭酒樂松賈護多引無行趣勢之徒並待制鴻都門下喜陳方俗閭里小事帝甚悅之待以不次之位蔡邕上封事言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康國理政未有其能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經訓諷諭之言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臣每受詔于盛化門差次錄第其未及者亦後隨輩皆見拜擢既加之恩難復收改但守奉祿於義已弘不可復使理人及仕州郡昔孝宣會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

道所宜從之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爲致遠則泥君子故當志其大者光和元年遂置鴻都門學畫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其諸生皆勑州郡三公舉用辟召或出爲刺史太守入爲尚書侍郎乃有封矦賜爵者士君子皆耻與爲列焉

范曄論曰自光武中年以後干戈稍戢專事經學自是其風世篤焉其服儒衣稱先王遊庠序聚横塾者蓋布之於邦域矣若乃經生所處不遠萬里之路精廬暫建贏糧動有千百其耆名

高義開門受徒者編牒不下萬人皆專相傳祖
莫或訛雜至有分爭王廷樹朋私里繁其章條
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說故揚雄曰今之學者
非獨爲之華藻又從而繡其鞶帨夫書理無二
義歸有宗而碩學之徒莫之或從故通人鄙其
固焉又雄所謂譊譊之學各習其師也且觀成
名高第終能遠至者蓋亦寡焉而迂滯若是矣
然所談者仁義所傳者聖法也故人識君臣父
子之綱家知違邪歸正之路自桓靈之間君道

秕僻朝綱日陵國隙屢啓自中智以下爵賞其崩離而權彊之臣息其闚盜之謀豪俊之夫屈于鄙生之議也人誦先王言也下畏逆順勢也至如張溫皇甫之徒功定天下之半聲馳四海之表俯仰顧盼則天業可移猶鞠躬昏主之下狼狽折扎之命散成兵就繩約而無悔心暨乎剝撓自極人神數盡然後群英乘其運世德終其頽跡衰敝之所由致而能多歷年所者斯豈非學之效乎故先師垂典史褒勵學者之功篤

矣切矣不循春秋至乃比于殺逆其將有意乎

司馬溫公曰教化國家之急務也而俗吏慢之風俗天下之大事也而庸君忽之光武遭漢中衰征伐四方日不暇給乃能敦尚經術修明禮樂繼以明章遹追先志臨雍拜老橫經問道自公卿大夫至於郡縣之吏咸選用經明行修之人是以立教于上俗成于下風俗之美未有若東漢之盛者也及孝和以降貴戚擅權嬖倖用事可謂亂矣然上則有袁安楊震李固杜喬陳

蕃李膺之徒用公義以扶其危下則有符融郭泰范滂許劭之流立私論以救其敗是以政治雖濁而風俗不衰忠義奮發視死如歸夫豈特數子之賢亦光武明章之遺化也當是之時苟有明君作而振之則漢氏之祚猶未可量也不幸重以桓靈保養奸回殄滅忠良積多士之憤蓄四海之怒于是何進召戎董卓乘釁袁紹之徒從而構難遂使乘輿播越宗廟丘墟不可復救然州郡擁兵專地者雖互相吞噬猶未嘗不

以尊漢爲辭以魏武之暴戾强伉加有大功于天下其蓄無君之心久矣乃至歿身不敢廢漢而自立豈其意之不欲哉猶畏名義而自抑也繇是觀之教化安可慢風俗安可忽哉

魏晉學校

自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懷苟且紀綱既衰儒道尤甚至魏文帝黃初元年之後乃復始掃除太學之灰炭補舊石碑之缺壞備博士之員錄依漢甲乙以考課申告州郡有欲學者皆遣詣太學太學始開有弟子數百人五年立太學制五經課試之法置春秋穀梁博士時慕學者始詣太學爲門人滿二歲試通二經者稱弟子不通一經者罷遣明帝即位壽亭侯高柔上疏曰今博士皆經明行修一國淸

選而使遷除限不過長吏擢非所以崇顯儒術帥厲
怠隳也孔子稱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故楚禮申公學
士銳精漢隆卓茂縉紳競慕臣以爲博士者道之淵
藪六藝所宗宜隨學行優劣待以不次之位敦崇教
以勸學者于化爲弘帝納之太和二年詔申勅郡國
貢士以經學爲先四年又詔曰世之質文隨教而變
兵亂以來經學廢絕後生進趨不繇典謨豈訓導未
洽將進用者不以德顯乎其郎吏學通一經才任牧
民博士課試擢其高第者其浮華不務道本者皆罷

退之然是將中外多事人懷避就雖性非解學多求詣焉太學諸生至有千數而諸博士率皆粗疏無以敎弟子弟子本亦避役竟無能習學者冬來春去歲復如是又雖有精者而臺閣舉格太高加不念統其大義而問字指墨法點注之間百人同試度者未十是以志學之士遂復陵遲而來求浮虛者各競逐也

至齊王芳正始中劉靖上疏陳儒訓之本曰夫學者治亂之軌儀聖人之大教也自黃初以來崇立太學二十餘年而寡有成者蓋由博士選輕諸生避役高

門子弟耻非其倫故夫學者雖有其名而無其人雖設其教而無其功宜高選博士取行爲人表經任人師者掌教國子依迹古法使二千石以上子孫年從十五皆入太學明制黜陟榮辱之路其經明行修者則進之以崇德荒教廢業者則退之以懲惡則浮華交游不禁自息矣時有詔議圜丘普延學士郎中及司徒領吏二萬餘人雖復分布見在京師者尚且萬人而應書與議者畧無幾上至朝堂公卿以下四百餘員其能操筆者未有十人皆相從飽食而退學業

廢隤乃至于此晉武帝憂勤軍國猶復修立學校太
學生初三千人太始八年有司奏太學生七千餘人
才任四品聽留詔曰已試經者留之大臣子弟堪受
教者令入學其餘遣還郡國咸寧二年起國子學惠
帝元康元年以人多猥雜欲辨其涇渭于是制立學
官第五品以上子弟得入國學然自正始而後王衍
何晏嵇阮之倫扇以玄言士溺虛恬放而成俗譬視
禮法斷視名教流濫無簡貪貴淫女視爲性然時王
坦之非時俗放蕩不敦儒教頗尚刑名學著廢莊論

且夫獨構之唱、唱虛而莫和、無感之作、義偏而用寡、動人繇于兼忘、應物在乎無心、孔父非不體遠以體遠、故用近顏子豈不具德以德備、故膺教胡爲其然哉、不獲已而然也、夫自足者寡、故理懸於羲農、徇教者衆、故義申於三代、道心惟微、人心惟危、吹萬不同、孰知正是、雖首陽之情、三黜之志、摩頂之甘、落毛之愛、枯槁之生、負石之死、格諸中庸、未入乎道、而況下斯者乎、先王知人情之難肆、懼違行以致訟、悼司徹之貽悔、審褫帶之所緣、故陶鑄羣生、謀之未兆、每攝

其契而爲節焉使夫敦禮以崇化日用以成俗誠存而邪忘利損而兢息成功遂事百姓皆日我自然蓋善闇者無怪故所逌而無滯執道以離俗孰踰于不達語道而失其爲者非其道也辯德而有其位者非其德也言默所未究况揚之以爲風乎夫莊生者辤大庭而撫契仰彌高于不足其言詭譎其義恢誕衆人因藉之以爲弊薄之資然則天下之善人少不善人多莊子之利天下也少害天下也多故曰魯酒薄而邯鄲圍莊生作而風俗頹禮與淨雲俱往僞與利

蕩並肆人以克己爲耻士以無措爲通時無履德之譽俗有蹈義之愆聽語賞罰不可以造次屢稱無爲不可與適變可勝悼哉又李充深抑虛浮常著學箴日質文代作禮敎迭興事籍用以繁化因陋而凝動非性擾靜豈神澄名之攸彰道之攸廢乃損所隆乃崇所替刑作縣于德衰三辟興乎叔世既敎既誘乃矯乃厲敎亦既備矯亦既深彫琢生文抑揚成音群能騁技衆巧竭心野無陸馬山無散林風罔不動化剛不務人之失德反正作奇乃放欲以越禮不知希

甂之爲病、違彼夷塗而遵此險徑、狡兎陵岡、游魚遁川、至賾深妙、大象幽玄、棄餌收罝而責功蹄筌、先甂喪歸、而寄旨忘言、政異徵辭、拔本塞源、遁迹永日、尋響窮年、刻意離性、而失其常、然世有險夷、運有通圯、損益適時、升降惟理、道不可以一日廢、亦不可以一朝擬、禮不可爲千載制、亦不可以當年止、非仁無以長物、非義無以齊恥、仁義固不可遠、去其害仁義者而已、然陵夷已久、卒莫能正、晉元帝初立、于時軍旅不息、學校未修、王導上書曰、夫風化之本在于正人

倫人倫之攸存乎設庠序庠序設五敎明德禮洽通彝倫攸敘而有恥且格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之序順而君臣之義固矣易所謂正家而天下定者也故聖王蒙以養正必而敎之使化霑肌骨習以成性遷善遠罪而不自知行成德立然後裁之以位雖王之世子猶與國子齒使知道而後貴其取才用使咸先本之于學故周禮卿大夫獻賢能之書于王王拜而受之所以尊道而貴士也人知士之貴繇道存則退而修其身以及家正其家以及鄉學于鄉以登朝反本

復始各求諸巳敦樸之業者浮僞之兢息敎使然也自項皇綱失統頌聲不興今將二紀矣干戈日尋俎豆不設先王之道彌遠華僞之俗遂滋非所以端本靖末之謂也誠宜建明學業漸之教義使文武之道墜而復興俎豆之儀幽而更彰今方戎虜扇熾國耻未雪忠臣義夫所以扼腕拊心苟禮義膠固淳風漸著則化之所感者深而德之所被者大揖讓而服四夷緩帶而天下從得乎其道豈難也哉故有虞舞干戚而化三苗魯禧作泮宮而服淮夷今若律遵前典

興復道教擇朝之子弟並入于學選明博修禮之士而爲之師化成俗定莫尚于斯帝甚納之時戴邈亦上疏曰昔仲尼列國之大夫耳興禮修學于洙泗之間四方髦俊亰然向風身達者七十餘人自茲以來千載絕塵豈天下小于魯衛賢哲乏于曩時勵與不勵故也自頃寇羯飲馬于長江兇狡鴟張于萬里遂使神州蕭條鞠爲茂草文章散滅圖讖無遺此蓋聖達之所深悼有識之所嗟嘆也今或以天下未一非興學之時此言似之而不其然夫儒道深奧不可

倉卒而成古之後義必三年而通一經北天下平泰然後修之則功成事定誰與制禮作樂者哉又貴游之子未必有斬將搴旗之才亦未有從軍征戍之役不及盛年講肄道義使明珠加磨瑩之功荊璞發採琢之榮不亦良可惜乎誠篤道崇儒創立大業明主唱之于上宰輔督之于下夫上之所好下必有過之者焉是故雙劍之節崇而飛白之俗成挾琴之容飾而赴曲之和作實在感之而已謂宜以三時之隙漸施修建疏奏納焉于是始修理學較時太常賀循言

尚書被符經置博士一人又多故歷紀儒道荒廢學者能兼明經義者少且春秋三傳俱出聖人而義歸不用自前代通儒未有能通得失兼而學之者也況今學義甚頹不可令一人總之今宜周禮儀禮一經置博士二人春秋三傳置三人其餘則經置一人合八人太常車胤上言按二漢舊事博士之職唯舉明經之士選轉各以本資初無定班魏及中朝多以侍中常侍儒學最優者領之職雖不同漢氏盡于儒士之用其揆一也今博士八人愚謂宜依魏氏故事擇

朝臣一人經最優者不繫位之高下常以領之每舉太常共研厥中其餘七人自依常銓選太興初欲修立學較惟周易尚書毛詩周官禮記論語孝經春秋左傳各置博士一人其儀禮公羊穀梁及鄭易皆省不置太常荀崧上疏曰昔武皇帝崇儒術以章句傳注衆家之學置博士十九人二十州之中師徒相傳學士如林猶選張華劉寔居太常之官以重儒教伏聞節省之制皆三分置二博士舊員十有九人准古計今猶未中半九人以外猶宜增置周禮左氏公羊

穀梁春秋臣以爲宜各置一人以傳其學遇王敦難不行又應詹疏曰性近習遠訓導之風宜慎所好魏正始之間蔚爲文林元康以來賤輕尚道以玄虛宏放爲夷達以儒術清儉爲鄙俗永嘉之弊未必不繇此也今雖有儒官教養未備非所以長育人才納之軌物也宜修辟雍崇明教義先令國子受訓然後皇儲親臨釋奠則普天尚德率土知方矣成帝咸康三年國子祭酒袁環太常馮懷上疏曰臣聞先聖之教也崇典訓明理學以示後生道萬物之性暢爲善之

道也宗周既興文史載煥端委治于南蠻頌聲逸于四海故延州入聘聞雅音而咨嗟韓起適魯覩易象而歎息何者立人之道于此爲首也疇昔陵替喪亂屢臻儒林之教漸頹庠序之禮有闕國學索然墳卷莫啓有心之徒抱志無繇昔魏武身親介冑務在武功猶尚息鞍披覽投戈吟詠况今陛下以聖明臨朝百官以虔恭莅事朝野無虞江外靜謐如之何泱泱之風漠焉無聞洋洋之美墜于聖世乎古人有言詩書義之府禮樂德之則實宜留心經籍闡明學義疏

奏帝有感焉繇是議立國學徵集生徒而世尚莊老莫肯用心儒訓穆帝永和八年殷浩西征以軍興罷遣繇此遂廢孝武太元元年尚書謝石又陳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翼善輔性唯理與學雖理出自然必須誘導故敦詩悅禮王化以斯爲隆甄陶九流群生于是乎穆大晉受命值世多阻庠序之業或廢或興遂令陶鑄闕日用之功民性靡素絲之益亹亹玄緒翳焉莫抽今皇威遐震戎車方靜將灑玄風于四區導斯民於至德豈可不弘敷禮樂使煥乎可觀請興

復國學以訓胄子班下州郡普修鄉校大啓群蒙茂茲成德則人兢其業道隆學備矣帝納其言其年遂公卿二千石子弟爲生增造廟屋一百五十五間而品課無章士君子恥與其列國子祭酒殷茂言之曰臣聞弘化正俗存乎禮教輔性成德必資于學先王所以陶鑄天下津梁萬物閑邪納善潛移于日用者也故能疏通玄理窮綜幽微一貫古今彌綸治化自學建彌年而功無可名憚業避役就存者無幾或假託親疾眞僞難知聲實渾亂莫此之甚臣聞舊制國

子生皆冠族華胄比列皇儲而中者混雜蘭艾遂令人情耻之宜依舊準令內外清官子侄普應入學制以程課令者見生或言在扞格方圓殊趣宜聽其去就下詔褒納又不施行朝廷及草萊之人有志于學者莫不發憤歎息時范甯以世方浮虛相扇儒雅日替其源始于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於桀紂乃著論曰桀紂暴虐止足以滅身覆國爲後世鑒戒耳豈能傾百姓之視聽哉王何叨海內之浮譽資膏粱之傲誕畫螭魅以爲巧扇無檢以爲俗鄭聲之亂樂利口

之覆邪信矣哉吾固以爲一世之醜輕歷代之罪重自喪之釁小迷衆之愆大也甯崇儒抑俗率皆如此

甯初爲餘杭令在縣興學校養生徒絜己修禮志行之士莫不宗之朞年之後風化大行自中興以來崇學敦教未有如甯者也虞溥爲鄱陽内史大修庠序廣招學徒移告屬縣于是至者七百餘人溥乃作誥以獎訓之曰夫聖人之道淡而寡味故始學者不好也及至期月所觀彌博所日彌多日聞所不聞日見所不見然後心開意朗敬業樂群忽然不覺大化之

陶已至道之入神也故學之染人甚于丹青丹青吾見其久而渝矣未見久學而渝者也夫工人之染先修其質後事其色質修色積而染工畢矣學亦有質孝弟忠信是也君子內正其心外修其行文質彬彬然後爲德夫學者不患才不及而患志不立故曰希驥之馬亦驥之乘希顏之徒亦顏之倫也今諸生口誦聖人之典體閑庠序之訓比及三年可以小成而令名宣流雅學日新朋友欽而樂之朝士敬而嘆之于是州府交命擇官而仕不亦美乎若乃含章舒藻

揮翰流離、稱述世務、探賾究竒、使楊班韜筆、仲舒結舌、亦惟才所居、固無常人也、然積一勺以成江河、累微塵以崇峻極、匪志匪勤、理無由濟也、諸生若絕人間之務、心專親學、累一以貫之、積漸以進之、則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耳、何滯而不通、何遠而不至耶、而征西將軍庾亮在武昌、開置學官、明爲條制、欲令法清而人貴、又繕造禮器俎豆之屬、將行大射之禮、亮尋薨、又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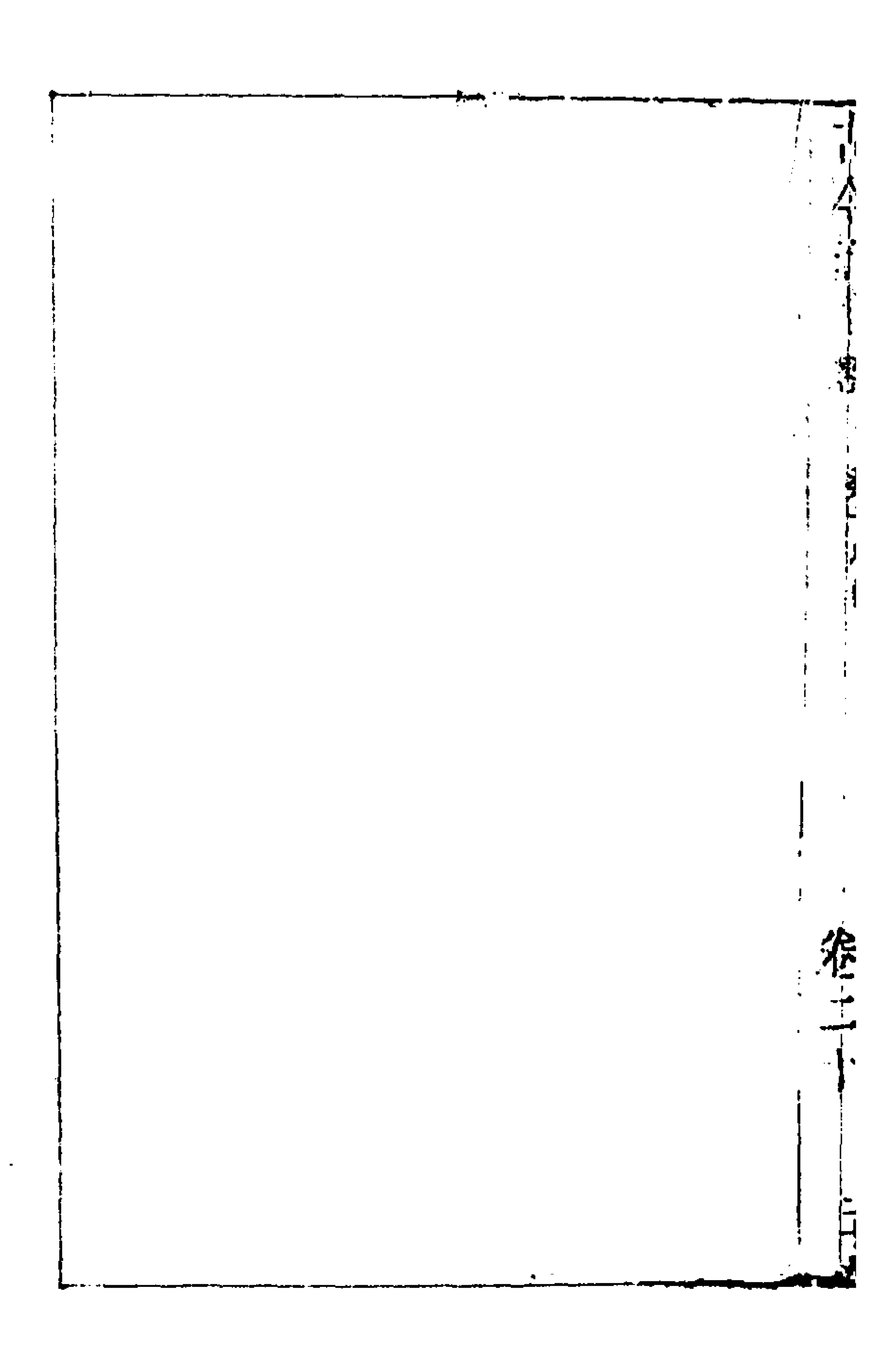
晉史曰、昔周德既衰、諸侯力政、禮經廢缺、雅頌

陵夷夫子將聖多能固天攸縱歎鳳鳥之不至
傷麟出之非時于是乃刪詩書定禮樂賛易道
修春秋載籍逸而復存風雅變而還正其後卜
商衛賜田吳孫孟之儔或親稟微言或傳聞大
義猶能強晉存魯藩魏卻秦既抗禮于邦君亦
馳聲于海內及嬴氏慘虐棄德任刑燔墳籍于
塵埃填儒林于坑穽廢是古之法抵挾書之罪
先王徽烈靡有孑遺漢祖勃興救焚拯溺粗修
禮律未遑俎豆逮于孝武宗尚文儒爰及東京

功風不墜于是旁求蠹簡博訪遺書創甲乙之科擢賢良之舉莫不紆青拖紫服冕乘軒或徒步而取公卿或累旬以膺台鼎故縉紳之士靡然向風餘芳遺烈煥乎可紀者也洎當塗草創深務兵權而于好斯文朝多君子鴻儒碩學無乏于時武帝受終憂勞軍國將既初并庸蜀方事江湖訓卒厲兵務農積穀猶復修立學校臨幸辟雍而荀顗以制度贊惟新鄭冲以儒宗登保傅茂先以博物參朝政子貢以好禮居秩宗

雖娓明揚、亦非遐棄、既而荆楊底定、區寓文安、群公草封禪之儀、天子發謙冲之詔、未足比隆三代、固亦擅美一時、惠帝纘戎、朝昏政弛、釁起宮掖、禍成藩翰、惟懷逮愍、喪亂弘多、衣冠禮樂、掃地俱盡、元帝運鍾百六、光啓中興、賀荀刁杜諸賢、並稽古博文、財成禮度、雖尊儒勸學、亟降于綸言、東序西膠、未聞于弦誦、明皇聰睿、雅愛流畧、簡文玄嘿、敦悅丘墳、乃招集學徒、弘獎風烈、並時艱祚促、未能詳備、有晉始自中朝、訖于

江左莫不崇飾華競祖述虛玄擯闕里之典經習正始之餘論指禮法爲流俗目縱誕以淸高遂使憲章弛廢名教頹毀五胡乘間而競逐二京繼踵以淪胥運極道消可爲長歎息者矣



南北朝學校

宋高祖受命明年建議國學未就而崩文帝元嘉二十年始立國學至二十七年旋廢帝雅好藝文使丹陽尹廬江何尚之立玄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散騎常侍雷次宗立儒學為四學嗚呼學者所以求道天下無二道安有四學哉明帝太始中初置聰明觀祭酒一人有玄儒文史四科科置學士一人齊高帝建和四年詔立國學以張緒為祭酒置學生百五十人帝崩乃以國諱廢學

武帝永明三年詔立學上以國學旣立省聽明觀召公卿以下子弟置生二百二十人其年秋中悉集時王儉領國子祭酒詔于儉宅開學士館以聰明四部書充之又詔儉以家爲府自宋世祖好文章士大夫悉以文章相尚無以專經爲業者儉少好禮樂及春秋言論造次必于儒者繇是衣冠翕然更尚儒術儉十日一還學監試諸生儉以筭相領祭酒令國子生單衣角巾執經代手版焉及東昏欲廢學國子助教曹思文上表曰今制書始下而廢學先聞將恐觀國

之光者有所缺也君以國諱官廢昔晉武立學爰洎建元百餘年中未常暫廢其間豈無國諱永明以德太子故廢斯非古典今之國學即古之太學天子入國學以行禮也太子入國學以齒讓也太學之與國學斯是晉代殊其士庶異其貴賤耳然貴賤士庶皆須教國學太學兩存之可也梁武帝雅好儒術以東晉宋齊雖開置國學不及十年輒廢其存亦文具而已無講授之實乃詔開五館建立國學總以五經教授置五經博士各一人于是以年原明山賓吳郡陸

璉吳興沈峻建平嚴植之會稽賀瑒補博士各主一館館有數百生給其餼廩其射策通明經者即除爲吏於是懷經負笈者雲會矣又選學生遣就會稽雲門山受業於廬江何胤分遣博士祭酒到州郡立學七年又詔皇太子宗室王侯始就學受業武帝親屈輿駕釋奠于先師先聖策試胄子賜訓授之司各有差帝亦可謂勤矣然儒風不振人才不出何也帝心尚佛自天監改元即不肉食此躬行也而特以美行興學養士故人不從其令而從其意其後綱維不立

人紀胥廢國破身隕為萬世笑蓋始于北人主心術所尚可不慎哉陳文帝天嘉初承梁季之亂國學未興學士沈不害上書曰立人建國莫尚于尊儒成俗化民必崇于教學故東膠西序事隆乎三代環林璧水業盛于兩京自淳源既遠澆波已扇物之感人無窮人之逐欲無節是以設訓垂範啓導心靈譬彼染藍類諸琢玉然後人倫以睦卑高有序忠孝之理既明君臣之道攸固執理自基魯公所以難侮歌樂已細鄭伯于是前亡干戚舞而有苗至泮宮成而淮夷

服長想洙泗之風載懷淹稷之盛有國有家莫不尚
巳梁太淸季年數鍾否剝戎狄外侵奸回內奰洪儒
碩學解散甚于坑夷五典九丘湮滅逾乎帷蓋成均
自斯墜業瞽宗于是不修後生敦悅不見函丈之儀
晚學鑽仰徒深倚席之歎陛下繼曆升統握鏡臨宇
含生熙阜品庶咸亨宜其弘振禮樂建立庠序式稽
古典紆迹儒宮選公卿門子皆入于學助教博士朝
夕講肄使擔簦負笈鏘鏘接衽方領矩步濟濟成林
如切如磋聞詩聞禮一年可以功倍三冬于是足用

故能擢秀雄州、楊庭覲國、入仕登朝、資優學以自輔、涖官從政、有經業以治身、寧可使玄致儒風、弗興聖世、盛德大業、遂蘊堯年、詔付外施行、然時經喪亂、衣冠殄瘁、寇賊未寧、敦獎之方、所未遑也、天嘉以後、稍置學官、雖博延生徒、成業蓋寡矣、魏道武初定中原、雖日不暇給、始建都邑、便以經術爲先、立太學、置五經博士生員千有餘人、天興二年春、增至三千人、豈不以天下可馬上取之、不可以馬上臨之、聖達經猷、蓋爲遠矣、四年春、命樂師入學習舞、釋菜于先師、明

元時改國子爲中書學立教授博士太武元光三年春起太學于城東後徵盧玄高允等而令州郡各舉才學于是人多砥尚儒術轉興獻文大安初詔立鄉學郡置博士郡縣立學始于此也太和中改中書學爲國子學建明堂辟雍尊三老五更又開皇子之學及遷都洛邑詔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孝文欽明稽古篤好墳典坐輿據鞍不忘講道劉芳李彪諸人以經書進崔光邢巒之徒以文史進其餘涉獵典章閑集詞翰莫不縻以好爵動貽賓眷于是斯文鬱然比

隆周漢宣武時復詔國學樹小學于四門大選儒生以爲小學博士員四十人雖貴宇未立而經術彌顯時天下承平學業大盛故燕齊趙魏之間橫經著錄不可勝數大者千餘人小者猶數百州舉茂異郡貢孝廉對揚王廷每年逾衆神龜中將立國學詔以三品以上及五品清官之子以充生選未及簡置仍復停寢正光三年乃釋奠于國學命祭酒崔光講孝經始置國子生三十六人暨孝昌之後海內淆亂四方較學所存無幾齊神武生于邊朔長于戎馬仗義

建旗掃清區縣因魏氏喪亂屬尒朱殘酷文章咸盡禮樂同奔弦歌之音且絕俎豆之容將盡永熙中孝武復釋奠于國學又於顯陽殿詔祭酒劉廞講孝經黃門李郁說禮記中書舍人盧景宣講大戴禮夏小正篇復置生七十二人及永熙西遷天平北徙雖庠序之制有所未遑而儒雅之道遽形心慮時初遷都於鄴國子置生三十六人至興和武定之間儒業復盛然師保疑丞皆賞勳舊國學博士徒有虛名唯國子一學生徒數十人耳胄子以通經進仕者唯博陵

崔子發廣平宋游卿而已自外莫見其人幸朝章寬簡政網疏闊游手浮惰十室而九故橫經受業之侶徧于鄉邑負笈從宦之徒不遠千里入閭里之內乞食爲資憩桑梓之陰動逾十數燕趙之俗此衆尤甚焉齊制諸郡並立學置博士助教授經學生俱差逼充員士流及豪富之家皆不從調備員既非所好墳籍固不關懷又多被州郡官人驅使縱有游惰亦不簡察皆繇上非所好之所致也諸郡俱得察孝廉其博士助教及游學之徒通經者推擇充舉射策十條

通八以上聽九品出身其尤異者亦蒙抽擢焉周文受命雅重經典于時西都板蕩戎馬生郊先王之舊章徃聖之遺訓掃地盡矣于是求闕文于三古得至理于千載黜魏晉之制度復姬旦之茂典盧景宣學通群藝修五禮之缺長孫紹遠才稱洽聞正六樂之壞。蘇是朝章漸備學者向風明皇纂歷敦尚學藝內有崇文之觀外重成均之職握素懷鉛重席解頤之士間出于朝廷員冠方領執經負笈之生著錄于京邑濟濟焉足以踰于向時矣洎文既平一寰宇稍責

旌旆于是四海九州强學待問之士靡不畢集又觀釋奠之禮考正亡逸研覈異同于是超擢育儁厚賞諸儒京邑達乎四方皆啓黌校齊魯趙魏學者尤多負笈追師不遠于里讀誦之聲道路不絕中州之盛自漢魏以來一時而已及帝暮年精華稍竭不悅儒術專尚刑名執政之徒咸非篤好暨仁壽間遂廢天下之學唯存國子一所弟子七十二人煬帝即位復開庠序國子郡縣之學盛于開皇之初徵辟儒生遠近畢至使相與講論得失于東都之下納言定其差

次一以聞奏焉于時舊儒多已凋亡唯信都劉士元河間劉光伯拔萃出類學通南北博極古今後生鑽仰所致諸經議疏搢紳咸宗師之旣而外事四夷戎馬不息師徒怠散盜賊群起禮義不足以防君子刑罰不足以威小人空有建學之名而無弘道之實其風漸墜以至滅亡方領矩步之徒亦轉死溝壑凡有經籍因此湮沒于煨燼矣遂使後進之士不復聞詩書之言皆懷攘竊之心相與陷于不義傳曰學者將殖不學者將落然則盛衰是繫興亡攸在有國有家

者可不慎歟

隋志曰儒之為教大矣其利物博矣篤父子正君臣尚忠節重仁義貴廉讓賤貪鄙開正化之本源鑿生民之耳目百王損益一以貫之雖世或汙隆而斯文不墜經邦致治非一時也涉其流者無祿而富懷其道者無位而尊故仲尼頓挫于魯君孟軻抑揚于齊后荀卿見珍于彊楚叔孫取貴于隆漢其餘處環堵以驕富貴安陋巷而輕王公者可勝數哉自晉室分崩中原喪

亂五湖之爭經籍道盡魏氏發迹代陰經營河朔得之馬上茲道未弘暨夫太和之後盛修文教縉紳碩學濟濟盈朝縫掖巨儒往往傑出其雅誥與義雖齊梁不能尚也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則王輔嗣尚書則孔安國左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服子慎尚書周易則成詩則並主于毛公禮則同遵于鄭氏大抵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考其終始要其會歸其立身成名殊方同致矣爰自

漢魏碩學多清通逮乎近古巨儒必鄙俗文武不墜弘之在人豈獨愚蔽于當今而皆明哲于往昔在乎用與不用知與不知耳然曩之弼諧庶績必舉德于鴻儒近代左右邦家咸取士于刀筆縱有學優入室勤瞻刺股名高海內擢第甲科若命偶時來未有望于青紫或數奇運舛必委棄于草澤然則古之學者祿在其中今之學者困于貧賤明達之人志職之士安肯滯于所習以求貧賤者哉此所以儒罕通人學鄙俗

者也昔齊列康莊之第多士如林燕起碣石之宮群英自遠是俗易風移必繇上之所好非夫

聖明御世亦無以振斯頹俗矣

唐代學校

唐始受命卽詔有司立周公孔子廟于國學有國子學置學生三百人有太學學生五百人有四門學學生千三百人其律書算皆有學律學生五十人書算學生各三十人其京尹府有學學生八十人京縣五十人而天下諸道州縣率置學凡三等上州縣學生六十人中下州以十爲差上縣學生四十人中下縣亦以十爲差國子監生尚書省補祭酒統焉州縣學生州縣長官補長吏主焉而門下省有弘文館生三

十人東宮有崇文館生二十人詔宗室功臣子孫學焉亦甚設矣太宗櫛風沐露銳情經術即秦王府開文學館召名儒十八人爲學士旣即位于殿左置弘文館引學士番宿更休每聽朝召對討古今道前王成敗至日昃夜艾不怠貞觀六年詔罷周公祠以孔子爲先聖顏氏爲先師封孔子後德倫爲褒聖侯制大學四門律書筭學皆隸國子監聘天下老師淳德爲國學官數臨幸命祭酒博士講論經義賜束帛諸生員至三千數百人自玄武屯營飛騎皆設博士授

之經四方秀乂挾策負素坌集京師而文治蔚興于是新羅高昌百濟吐蕃高麗等酋長並遣子弟入學凡八千餘人侈袂方履肩摩武接國學之盛近古未有也已又命讐正五經訛缺頒天下示學者命諸儒萃章句爲義疏行之因詔前代通儒用其書行其道者宜襃嘉列繫于孔子廟庭于是唐三百年之盛稱貞觀寧不其然高宗龍朔二年復置國子監二館六學生徒于東都凡諸學皆有博士助教授其經藝學成者長吏設鄉飲之禮而薦送之明年以書學隷蘭

臺算學隸秘閣律學隸詳刑玄宗卽位重儒學詔羣臣及州府縣舉通經事而太常馬懷素散騎常侍褚無量以侍讀入勸講禁中帝讀書有疑義從問質以無量疏老造腰輿使內侍舁之親送迎待以賓師之禮已又置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撰講議勅有司優給中書舍人陸堅頗以爲多費欲奏罷之張說曰古帝王于無事時礼徙肆意于聲色犬馬今上延禮文儒垂意典籍爲益者大爲糜者小陸生之言何不達也將詔天下州縣里各置一學而擇師資教授焉又

置集賢院部分典藉乾元殿博彙群書以故經籍大備又稱開元焉至二十九載始置崇玄學習老莊文列亦日道舉其生京都各百人諸州無常員官秩廕第國子舉送課試如明經天寶九載又置廣文館于國學以領生徒爲進士者祿山之亂兩京所藏一爲炎埃官幐私楮喪脫幾盡章甫之徒刼爲縵胡于是嗣帝區區救亂未之得安暇語貞觀開元事哉代宗廣德二年詔曰古者設太學教胄子雖年穀不登兵革或動而俎豆之事不廢須率戎事屢駕諸生輟講

宜追學生在館習業。度支給廚米。蕭昕時爲國子祭酒。建崇太學以樹教本。帝悟其言。詔群臣著籍于朝及神策六軍子弟隸業者聽補生員。二月釋奠于國子監。命宰相帥常參官魚朝恩率六軍諸將往聽講。子弟皆服朱紫爲諸生。朝恩旣貴顯。乃學講經爲文。僅能執筆辨章句。遽自謂才兼文武。人莫敢與之抗。國子監成。以魚朝恩行內侍監。判國子監事。中書舍人常袞言。成均之任。當用名儒。不宜以宦者領之。不聽。德宗時。國子司業歸崇敬以學與官名皆不正。而

講試無法、欲因以更法復古、乃建言天子學曰辟雍、水環繚如璧、然其證言、以禮樂、明和天下也、云爾、漢光武立明堂辟雍靈臺、號三雍宮、至晉別立國子學以造士、今辟雍獨缺、請以國子監爲辟雍、省而易祭酒爲太師氏、司業爲左司右司、近世明經不課、易先帖經、顓門業廢、傳授義絕、請經各置博士一員、皆兼通孝經論語、四品以上、各舉德行純懿、文詞雅正、儀矩莊重、可爲師表者、以聞、有詔尚書集議、皆以去古久遠、制度難明、省禁非外司宜稱、國學非世官可氏

崇敬議竟絀蓋自天寶後學校益廢生徒流散永泰中雖置西都監生而館無定員至元和二年始定兩都諸館學生員之數有差然時老佛盛行儒道婾末濫竽儒紳者願相助波頹翼其幻惟昌黎韓愈獨銳然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喟然引繩爭四海之惑屢跲而復振焉常爲國子博士上書言國家典章崇重庠序近日趨競不復原本至使公卿子弟恥游國學而工商凡冗或占上庠宜兼正以贅濫散請國子生以六典應補太學館許無蔭應有才業者以充如有

歷資不補儒生應舉禮部亦錄焉又近年吏部所注學官多循資敘不考行能令生徒鄙覩不自勸勵請自今非專通經傳博涉墳史及進士五經登科人不擬而新授者必加研試用副崇儒尚學之意疏奏未聞施行大抵當時上之好尚與下之趨習類多疵駁五經有試矣而老子亦有試館監有學矣而崇玄亦有學文宣有祠矣而玄元亦有祠至元和又崇佛教以故昧性命者溺于老釋守經蕪者鶩于詞章自楊綰鄭餘慶鄭覃等以大儒輔政議優學科先經誼

黜進士後文辭亦弗能克也雖文宗定五經鏡之石張參等是正訛文亦寥寥一二可紀誠李覯所謂德守將推教源將乾者也

舒元輿記曰詩書禮樂國之洪源也濬其源天下可以光潤室其源天下為之顛頽故唐堯知其如此亦先命廷臣與二禮教胄子誕敷文德于天下天下之屋皆可封及夏殷時其孟也則必濬之其季也則皆自窒之自窒之時天下之屋皆可誅至周室有文武周公勃興而作復唐

虞之道行七八百年而仲尼承之孜孜日夜席不敢煖祖述之憲章之發于鄒魯張于洙泗上摩蕩三光下垂之無窮其徒有入室者升堂者及門者散滿天下雖丁周季而天下奸臣賊子猶解日周公之教不敢妄動以此則文之教豈可須臾弛耶至嬴政犯之窒其源源未絕而已自絕于天下矣漢初纔息于戈復濬其源而後生公孫弘倪寬卜式之徒並出維持戰爭之漢

○○○○○○○○○○○○○○○

二百年間無所失墜皆周公仲尼之力也國家

用干戈取天下其道正于漢氏及闕儒宮立素
王祠設學官命生徒崇盛館宇固亦不下漢氏
然自寇生幽陵軍旅之事始勝俎豆故太學之
道不得不衰亦今瀛澥無波兵器可以蒙之虎
皮矣乃太學且猶衰凉之若此豈非有司之不
供職耶群公卿士之不畱意耶不然何使巍巍
國庠寂寞不闢館宇雲合鞠爲荒圃可謂大國
虛設以自廢也

宋代學敎 元附

宋朝凡學皆隷國子監國子生以京朝七品以上子孫爲之初無定員後以二百人爲額太學生以八品以下子弟若庶人之俊異者爲之及三舍法行則太學始定置外舍生二千人內舍生三百人上舍生百人始入學驗所隷州公據試補外舍齋長諭月書其行藝于籍行謂率教不戾規矩藝謂治經程文凡內舍行藝與所試之業俱優爲上舍上等取旨授官一優一平爲中等以俟殿試俱平若一優一否爲下等

以俟省試元祐間置廣文館生二千四百人以待四方游士試京師者律學生無定員他雜學廢置無常崇寧建辟雍于郊以處貢士而三舍考選法乃遍天下于是縣州郡貢之辟雍縣辟雍升之太學而學敎之制益詳初國子監因周舊制頗增學舍以應蔭子孫隷學受業仁宗時士之服儒術者不可勝數即位初賜兗州學田已而命藩輔皆得立學慶曆四年參知政事范仲淹請興學敎蓋本實于是詔曰儒者通天地人之理明古今治亂之原可謂博矣然學者不

得騁其說而有司務先聲病章句以拘牽之則吾豪儁奇偉之士何以奮焉士以純明朴茂之美而無敎學養成之法使與不肖並進則無懿德敏行何以見焉此取士之甚敝而學者自以爲患夫遇人以薄者不可責其厚也今朕建學興善以尊于大夫之行更制革敝以盡學者之才有司其務嚴訓導精察舉以稱朕意學者其進德修業無失其時其令州若縣皆立學本道使者選部屬官爲教授員不足取于鄉里宿學有道業者縣是州郡奉詔興學而士有所勸矣

初立四門學自八品至庶人子弟充學生歲一試補未幾旋廢時太學之法寬簡而上之人必求天下賢士使專教導規矩之事安定胡瑗設教蘇湖間二十餘年患隋唐以來仕進尚文辭而遺經業苟趨祿利于是推本古聖賢所以治已治人者爲敎本嚴條約以身先雖大暑必公服端坐終日嚴師弟子之禮視諸生如子弟諸生亦信愛之如父兄解經中至有要義懇懇爲諸生言所以治身約心者置經義治事齋其經義齋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人各治一

事又兼一事始治民治兵水利算數之類務之于道。藝學徒亦不遠千里而來來以千數日月刮劘爲文章皆傳經義本師說以理勝尤敦尚行實至是有司言瑗湖州學諸所爲條科甚具請下湖學取其法著令爲太學程而召瑗爲國子師瑗既至請擇其徒之已任者盛僑顧臨輩分治其教如湖學加篤衆始疑駭謗蜂起而瑗誨誘精力不怠倦率以有立衆大嚮服四方士雲集黌舍不能容多公私試罷掌儀率諸生會首善堂令雅樂歌詩迨乙夜乃散諸齋以其間

歌詩奏琴瑟而弦誦之聲徹于中外其弟子雖散居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遇之不問可知其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語稱先生不問可知爲胡公也方洛學未興而正叔詣大學就瑗學瑗得其顏子所好何學論大異之命分主教事蓋卓然有得于古守約達才之教者如此神宗尤垂意儒學自京師至郡縣既皆有學歲時月各有試程其意欲以差次升舍其最優者爲上舍免發解及禮部試而特賜之第遂顓以此取士罷廢科舉四年盡以錫慶院

及朝集院西廡建講書堂四諸生齋舍掌事者直廬
始備足用又命諸州置學官率給田十頃贍士初置
小學教授而程顥爲監察御史裏行而帝言治天下
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宋與百餘年而教未大醇風
俗未盡美士鮮謙遜之節鄉之廉恥之行刑繁而姦
不爲止官備而才不足用則學較不修師儒不立無
以風勸表勵之而然也古者一道德以同俗今去聖
久遠儒學廢熄人孰私見家爲私學經訓支離無復
統一道之不明不行固在于此宜先禮命近侍賢儒

及方岳州縣之吏悉心推訪有明先王之道德業充備足為師表者其次篤志好義才良行修者以名聞上者朝廷厚禮延聘次者州縣敦遣萃于京師館之宴閒豐其廪餼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于人倫明乎物理其敎自小學灑掃應對進退以往修其孝弟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勸漸磨成就皆有節度其要在于擇善修身至于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以至于聖人之道擇其學明德尊者為太學師次以分敎天下之學始自藩省至于列郡擇民之俊

秀士之願學者優其廪而獨其徭自太學及州郡學擇其道成可爲人師者使教于縣學而于室之邑達于黨遂咸以次修其庠序之制爲飾歲縣令與學之師以鄉飲酒之禮會鄉老推經明行修而才者升之州學郡守又與其師行鄉飲之禮會郡士推經義性行才能三物而賓興之太學太學聚而教之歲論其賢者能者于朝凡選士之法必性行端潔居家孝悌有廉耻禮遜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以充薦舉私非其人者覺免失舉者奪官二等如此則教養之法一

出于仁義道德而升進者又專于行實才能諸聲律小碎糊名謄錄一切無義理之獘盡屏不用不數年間學習丕變豈惟得士寖廣天下風俗將日漸于謹淳王化之本也當是時顥與弟頤得汝南周敦頤所授道學之要而發明光大之會歸于六經顥中和具體頤敬義成德天下師仰為洛學古學蔚然勃興傳數世而關中張載銳然于古知禮並務之道關中人士師尊之躬行之多與洛人並蓋孔子沒至是千五百年矣而神宗于顥公甚信用會王安石柄國欲以

其說易天下、尼不行、元豐中太學置八十齋、齋五楹三舍生各以差次增廣、又新更學制、養士以千數、而司教一徃徃峻要束、爲煩苛、元祐初、御史劉摯疏言、學較以養育人才、爲首善之地、教化所從出、非亶以法也、雖群居萃聚、訓齊之不可以無法、而實禮義存焉、今法禁比于治獄、條目多于防盜、上下相疑、以求苟免甚者博士諸生禁不相徃來教導無施質問無所但月一巡所隸之齋而止豈稱先帝所爲造士之意治天下者遇人以君子長者之道則下必以君子

長者之行應之。若遇以小人犬彘之道。彼將以小人犬彘自爲而已矣。于是詔崇政說書程頤看詳學制。頤覆議以爲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第殊高下。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爲課。有未至者。學官召而教之。不復定制高下。至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立觀光法。鐫解額以去利誘。置待賓吏師齋。省繁文。以專委任。他諸勵行。簡以厚風教者數十條。而議者訾其高闊慕古。尼不行。始宋興未遑庠序之事。諸名碩條天下事。莫不以建學明教爲先務。其大患獨

以爲在不立不行。紹聖中蔡京上所修內外學制始頒諸天下、元符二年初令諸州行三舍法考選升補悉如太學、州許補上舍一人內舍二人、歲貢之崇寧元年又請天下州縣並制學、州制教授二員、縣亦置小學、縣學生選考升諸州學、州學生每三年貢太學、考分三等、入上等補上舍、入中等補下等上舍、入下等補內舍、餘居外舍、諸州軍解額各以三分之一充貢士、三年始定諸路增養縣學弟子員、大縣五十人、中縣四十人、小縣三十人、京又請建外學、乃命將作

小監李誠卽京城南門外相地營建賜名辟雍太學尊處上舍內舍生而外學則處外舍生外學為四講堂百齋齋列五楹一齋可容三十人士初貢至皆入外學經試補入上舍內舍始得進處大學大學外舍亦令出居外學于是上舍至三百人內舍六百人外舍三千人是歲貢士至辟雍不如令者凡三十有八人皆罷歸而提學官皆罰金初立八行科詔曰學以善風俗明人倫而人才所自出也今法制未立殆無以利天下成周以六行賓興萬民否則威之以不孝

不弟之刑近因稽周法立八行八刑頒之學較兼行懲勸庶幾于古然品目既立有司必求其跡以應遂有牽合瑣細者自元祐剏經明行修科至德行而畧辟雝開取禮部試黜之士附貢恩科當時固已咎其無所甄別及八行科立則三舍皆不試而補往往設爲形跡求與名格相應于是兩科相望幾數十年乃無一人能自卓然著見者而八行又有甚敝蓋後世欲追古制而不知風俗教化之所從出其難固如此

夫政和四年小學生近一千人分十齋以處之又詔

學較教養頗少則野有遺士應諸路學較及百人以上者三分增一時宰相畱意學較因事究敝有司考閱防閑益密嚴元祐學術之禁學官講業非新經字說禁不得用尊王荊國公安石爲舒王配饗孔孟位次孟軻博士弟子語稍及休兵節用卽罹禁網雖引用尚書制治未亂語亦以爲訕謗擯排之用興大獄已而徽宗崇老氏之學知兗州王純乞于御注道德經注中出論題范致虛亦乞用聖濟經出題宣和元年帝親取貢士卷考定能深通內經者升之以爲第

一三年詔罷天下州縣學三舍法惟太學用之課試開封府及諸路並以科舉取士崇寧以來士子各狥其黨習經義則詆元祐之非尚詞賦則誚新經之失互相排斥群論紛紛欽宗即位臣僚言科舉取士要當質以史學詢以時政今之策問虛無不根古今治亂悉所不曉詩賦設科所得名臣不可勝紀專試經議亦已五紀救之之術莫若遵用祖宗成憲王安石解經有不背聖人旨意亦許采用至于老莊之書及字說並應禁止詔禮部詳議諫議大夫兼祭酒楊時

言王安石著爲邪說以塗學者耳目使蔡京之徒得以輕費妄用極侈靡以奉上幾危社稷乞奪安石配饗使邪說不能爲學者惑御史中丞陳過庭言五經義微諸家異見以所是者爲正所否者爲邪此一偏之大失也頃者指蘇軾爲邪學而加禁甚切今已弛其禁許采其長實爲通論而祭酒楊時矯枉太過復詆王氏以爲邪說此又非也諸生習用王學聞時之言羣起而詆詈之時引避不出齋生始散詔罷時祭酒而諫議大夫馮澥崔鶠等復更相辨論會國事危

而貢舉不及行矣建炎初詔即駐蹕所置國子監御史葉林言光武起河朔晉元興江左于天下僅十分之二三而急于建學未嘗以恢復軍興爲解皇宋以儒立國垂二百年懿範閎規非漢晉比今駐蹕東南百司庶府畧備而太學未建非所以觀天下也計太學官吏生徒之費不過一觀察使之月俸廟謨之大臣咨之宿儒復盛典以光文治時廷議以爲學制倣元豐則國力未贍苟加削弱即自損細請需後迨和議定而太學始建蓋秦檜用以文太平云時上謂宰

執曰學較人才所出人才須在素養太宗置三館養天下之士至仁宗人才輩出爲國家用今日若不與學較將來安得人才用耶于是復置三館太學養士七百人多士雲集中興特盛焉光宗紹熙三年禮部侍郎倪思請泯補以徠多士詔兩省臺諫可否于是吏部尚書趙汝愚等合奏曰國家俶儒右文內自京師外至郡縣皆有學慶曆以後文物彬彬幾與三代同風逮至崇寧創行舍法誠得黨庠遂序之遺意故一時學者粗知防僩非究者不敢行于道路遇鄉曲

之長及學校之職則斂容而避之習俗誠美矣而其失也在于專習經義崇尚老莊廢黜春秋絕滅史學又罷去科舉遂使寒畯之士進取無他途事理俱違旋行廢革炎祚中興始建太學于行都行貢舉于諸郡然奔競之風勝忠信之俗微亦惟榮辱升沉皆不繇乎學校至于德行道藝惟取決于糊名苟爲雕篆之文無復進修之志視庠序如傳舍目師儒如路人季考月書盡成文具臣請重教官之選仍假守貳之權倣舍法以育才因大比而取士考終場之數定所

貢之員期以次年試于太學庚幾士修實行不事虛文漸復淳風仰裨大化有三舍之利而無三舍之害其諸州教養課試陞貢之法下有司條上恩議遂寢

寧宗慶元嘉定中始兩行混補而未停講者議言古學較選舉之法始于鄉黨而達于國都教之以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蓋居之者無異處官之者無異路取之者無異術故士有定志而無外慕蚤夜孜孜惟懼乎德業之不修夫子所謂言寡尤行寡悔而祿在其中孟子所謂修天爵而人爵從之者也今

學校所教既不本于德行而所謂藝者又皆無用之空言其又獘則所爲空言者又皆怪妄無稽而適以敗壞學者之心術治經者不復讀經之本文與先儒之傳註但取近年科舉中選之文諷誦摹倣轉相祖述以治經爲經學之賊以作文爲文字之妖是以人才日衰風俗日下朝廷郡國有一疑事常試則公卿大夫官人百吏相顧眙愕而不知所從亦可以知其爲教之得失矣議者不原本其所自尚猶以程式文字之不工爲大患豈不謬哉古大學之教先于致知

格物而考較之法。又以九年知類通達強立不反爲大成。蓋天下之理皆學者所當知。而理之載于經者固各有旨而不苟相混也。况今樂亡禮缺。二載所記已非正經。而治經者又類舍其所難而趨其所易。僅窺其一而不及其餘。則于天下之事。宜有不能盡通其理者矣。若諸子之學同出于聖人。各有所長而不能無所短。其長者固不可以不學。而所短者亦豈可不精擇爲趨舍哉。至于諸史該古今興亡治亂得失之變。而禮樂制度天文地理刑法兵制之屬在焉。皆

當世所須而不可闕者。一旦欲盡罷其理勢固有所不能。惟合所當讀之書。分年而課試之。使天下之士各以三年而通其三四之一。則亦若無甚難者。今欲諸經各立家法。主注疏而討論諸儒先之說附焉。以易書詩爲一科。子午年試之。周禮儀禮及二戴禮爲一科。卯年試之。春秋三傳爲一科。酉年試之。皆兼大學論語中庸孟子。論則分諸子爲四科。分年附焉。策主諸史時務。傳焉。則士無不通之經。無不習之史。德成才達。可爲世用。若學校之師。必選實有道德之人

使爲學官以來實學之士裁減解額舍選謬濫之恩以塞利誘之塗益古之太學主于教人而因以取士故士之來者爲義而不爲利且以本朝之事言之如侍講呂希哲之言曰仁宗之時太學之法寬簡國子先生必求天下賢士眞可爲人師者就其中又擇其尤賢者如胡翼之之徒專教導規矩之事故當是時天下之士不遠萬里來就師之其游太學者端爲道藝稱弟子者中心悅而誠服之蓋猶有古法之遺意也熙寧以來此法浸壞所謂太學者但爲聲利之場

而掌其教事者不過取其善爲科舉之文而常得儁于場屋者耳士之有志于義理者旣無求于學其奔趨輻輳而來者不過爲解額之濫舍選之私而已師生相視漠然如行路之人間相與言亦未嘗開之以德行道藝之實而月書季考者又祇以促其嗜利苟得冒昧無恥之心殊非國家之所以立學教人之本意也欲革其弊莫若一遵仁皇之制擇士之有道德可爲人師者以爲學官而久其任使之講明道藝以教訓其學者而又痛減解額之濫以還諸州罷去舍

選之法而使爲之師者考察諸州所解德行之士與諸生之賢者而時命以官則太學之教不爲虛設而彼懷利干進之流自無所爲而至矣如此則待補之法固可罷去而混補者又必使與諸州科舉同日引試則彼有鄉舉之可望者自不復來而不患其紛冗矣至于取人之數則又嚴爲之額而許其補中之人從上幾分特赴省試則其舍鄉舉而來赴補者亦不爲甚失職矣其討會監試漕試附試之類亦當痛減分數嚴立告賞以絕其冒濫其諸州教官亦以德行

人先。而責以敎導之實。則州縣之學亦猶如義理之敎、而不但爲科舉之學矣。然獨其私議云爾、議雖未上、識者韙之。自崇紹王熙豐設黨禁以禍宋、而天下賢士大夫尊用程氏之學、潛居敎授、衍習承傳、不爲悔。至南渡而程門弟子楊中立時、尹彥明焞、道成德尊、爲當世表儀、人士須師尊之。爲左司諫陳公輔忌惡、上書言大學宜以孔孟爲師、中庸爲至、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今世取程頤之說、謂之伊川之學、倡爲大言曰、堯舜文武之道傳之仲尼、仲尼傳之孟軻

軻死不傳而傳之願、狂言惟語、淵說詖辭、此伊川之文也、幅巾大袖、高視闊步、曰此伊川之行也、聚游談而長浮僞、乞禁止以端士習、天子爲下詔申禁、時尹焞方以處士爲召爲崇政殿說書、辭不至、勑敦遣、既就道聞之、留不進、懇辭曰、學程氏者、焞也、生事之十二年、沒守其學、又二十年矣、使譖經筵所斁、繹不過其師說、使舍所學、則欺君也、遂留不進、于是侍讀胡安國力疏言、君父之道所以垂訓萬世無非中庸、非有深高難行之說、而士學宜師孔孟、此至論也、

然中庸之義不明久矣自願兄弟始發明之然後其義可想而得也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願兄弟始發明之而後知其道可學而至也不然世獨以六經庸孟之言資口耳取世資徼爵祿而已矣今欲使學者師孔孟踐中庸而禁使不得從願學是猶欲入室而不踐戶也夫願于易因學以明象而知體用之一原于春秋見于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諸經語孟皆發其遺旨而知夫入德之方則在言惟語豈曰其文孝弟顯于家庭忠信動于鄉里非其道義一介不取予

也則高覿閫域豈曰其行自嘉祐來頤兄弟及邵雍張載皆以道德名世公卿大夫欽慕而師尊之爲王安石蔡京等曲加排抑故其道不行乞下禮官討論故事加封爵著祀典仍詔舘閣裒其遺書用羽翼六經使邪說者不得作于是公輔等交章痛詆其學術頗僻遂罷去而道學之禁始于此初秦檜本從游酢爲程學靖康中虜陷京師與御史馬伸請立趙氏後及柄國知露爲士論所不與慚之欲反是以自快右正言何若阿檜意言程頤張載遺書乃專門曲學請

戒內外師儒官加禁絕檜從中禁焉孝宗銳志事功以士大夫倡清議矯激徒爲名高心惡之侍御史謝廓然請禁有司毋得以頤安石之說取士而秘書郎趙彥中攻洛學言科舉之文成式具在士信道自守以六經聖賢爲師可矣今乃祖性理之說以浮言游辭相高而別爲洛學飾怪驚愚外假誠敬之名內濟虛僞之實士風日弊人才日偷望詔執事使明知聖明好惡所在監察御史陳賈入對言臣伏見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其說以謹獨爲能以踐履爲高

以正心誠意克己復禮爲事。若此之類，皆學者所共學也。而其徒乃以謂己所獨能，是獨假其名以濟其僞耳。願詔中外痛革于聽納除授間，擯其人勿用，庶多士靡然向風，言行表裏一出于正，實宗社無疆之福。此其說未始不以六經聖賢爲主，意若以抑浮僞，而不知謹獨踐履正心誠意之說，彼習聞其號，曾未常一寘諸心，而泰然以爲世所共學也。用行其媢嫉，豈不謬哉。會侍講朱熹召爲兵部郎，辭方入對，侍郎林栗與論易西銘不合，大惡之，遂論熹本無學術，徒

竊程顥張載之緒餘爲浮誕宗主謂之道學妄自推尊所至輒攜門生百十人謂爲春秋戰國之態妄希孔孟歷聘之風繩以治世之法則亂人之首也今采其虛名將置朝列而熹聞命遲延坐索高價門徒迭爲遊說政府許以風聞得旨除郎而傲睨不肯是豈程顥張載之學教之然耶緣熹旣除郎官于臣合有統攝若不舉劾厥罪惟鈞乞將熹停罷以爲事君無禮之戒帝謂栗言過當相周必大日熹上殿日足疾猶未瘳牽勉登對非有傲睨帝然之而太常博士葉

適上疏曰考栗劾熹之辭始末參驗無一實者特發以私意遂忘其欺至中所謂道學一語尤利害所繫不可無辨自昔小人殘害忠良率有指目或以爲好名或曰爲立異或斥爲朋黨近又剏爲道學之目以錮之始于鄭丙繼以陳賈居要津者密相指授見士大夫有稍慕修潔者輒以是名加之以爲善爲玷缺以好學爲愆尤于是賢士惴栗中才解體銷形滅影以避此名栗官侍從無以達陛下之德意而襲鄭丙陳賈密相付授之說以道學爲詬病出一熹未甚害

第恐游辭一倡讒言橫生良善受禍何所不有願陛下省察乃出粟知泉州而熹亦除直寶文閣奉祠去逆韓侂胄以熹侍講時格內批扼巳也欲甘心而未有名奸人逢之言此輩以道學目之何罪獨名之僞學可立盡于是御史何澹劉德秀等言乞勅學士專師孔孟禁僞學將近世語錄之類悉毀而濂洛關閩之書遂爲世大禁有胡紘者故常謁熹武夷山中熹待學子惟脫粟飯遇紘不能有加大不悅曰是不近人情有沈繼祖者少常掠熹語孟說以自售至是共

誣詆熹以十罪且言熹以喫菜事魔之妖黨鼓後進張浮誕其徒蔡元定佐之詔熹落職竄元定道州後禁稍弛然復言自御札有救偏建中之說急于承奉者取爲黨次爲擢用建中靖國之事可爲永鑒茶馬使丁逢極論調停之害且引蘇轍任伯雨之言以爲證務抑之俾不通于是願以元祐黨人爲賢而籍其言斥道學以爲快也時選人余嘉至上書請斬熹以絕僞學參政謝深甫抵其書于地曰朱元晦蔡元定不過自相講明耳何罪猶爲有人心焉耳蓋侂胄僞

學之禁大設而非久誅死其黨其獲罪至理宗崇尚正學追祀諸儒道術大明後淳祐中詔起復史嵩之太學生黃愷伯等百四十人上疏諫不報而武學京學宗學諸生皆上書論列時范鍾領相事諷京尹趙與籌逐游士諸生聞之作捲堂文以辭明日遂行與籌盡削其籍已而士論猶紛帝曰學校雖是正論但言之太甚徐元杰對曰正論乃國家元氣今正論猶在學校要當保其一綫之脉後寶祐四年丁太全逐右相董槐太學生陳宜中黃鏞林則祖曾唯劉黻陳

宗六人上書言其奸大全怒囚取旨削六人籍編遠州祭酒司業率二十齋生冠帶送出國橋大全益怒立碑三學戒勵諸生毋妄議國政時號爲六君子焉賈似道入相度其不可力勝遂以術籠絡之于是加太學餐錢寬科場恩例三學之士啖其利而咸其恩目擊似道誤國噤不敢出一聲甚至要君去國亦上書贊美挽留之則視曩之忠直又大不侔矣豈下之志趣踈上厲率乎曩者厲之以明道正誼之學故下亦以明道正誼自勵似道誘之以趨利競勢之資故

丁亦以嗜利趨勢自媒。固勢之必然無足怪者。雖然士之在學校者。讀聖賢之書。受教養之恩。謂何而橫議干政。抗直沽名。已非運世所宜。況乃操持不固。終以利見奪。則豈不羞釁庠序。衣冠之甚哉。是宋之太學。又不得與漢之鉤黨同日而語也乎

元太宗六年。設國子總教及提學官。命侍臣子弟十八人入學。按此元置學之始也。夫以一蠻夷之主。金華未定。即思文教之興。豈夫子所謂夷狄之有君。與世祖二十四年。設國子監立國

學監官生百二十人蒙古漢人各半官給紙劄飲食仍隷集賢院肄業李爲尚書左丞一日從世祖至椰林奏曰善政不可以徙行人才不可以驟進必訓以德義摩以詩書使知古聖賢行事方畧然後賢良輩出脣澤下流唐虞三代咸有胄學漢唐明主數幸辟雍非爲觀美也乃薦周砥等十人爲祭酒等官凡廟學規制條具以聞帝皆從之又史院僃闕官表補上議曰成周國學之制畧見于大司樂其遺禮可法者見于王

文王世子、三代而上詳、莫得而聞焉漢武表章六經、興太學、至後漢爲尤盛唐制、微附益之而其制愈加詳密、今可考也宋朝承唐之舊而國學之制日隳、至于紹興國學愈廢、雖名三學而國學非真國子矣、夫所謂三舍法者、崇寧宣和之弊也、至秦檜而復增之、月書季考、又甚于唐明經帖括之弊、唐揚綰嘗曰、進士誦當代之文而不通經史、明經但記帖括、或投牒自舉、非虛席待賢之意、宋之末造類不出此、今科舉既廢

而國學定制。源有典學敎冑子之意。倘得如唐制。五經各立博士。俾之專治一經。互爲問難以盡其義。至于當時之要務。則如宋胡瑗立湖學之法。禮樂刑政兵農漕運河渠等事。亦朝夕講習。庶足以見經濟之實。往者朱熹議貢舉制。亦欲以經說會粹。如詩則鄭氏歐陽氏王氏呂氏。書則孔氏蘇氏吳氏葉氏之類。先儒用心實欲一見之行事。自宋末年尊朱熹之學。唇腐舌弊。止于四書之註。故凡刑獄簿書金穀戶口靡密出

人皆以爲俗吏而爭鄙棄清談危坐至國亡而莫可救近者江南學校教法止于四書影批諸生相師成風字義精熟廑有遺忘一有詰難則茫然不能以對又近于宋世之末尚甚者知其學之不能通也于是大言以蓋之議禮止于誠敬言樂止于中和其不涉史者謂自漢而下皆覇道其不能詞章也謂之玩物喪志又以昔之大臣見于行事者皆本以節用而愛人之一語功業之成何所不可殊不知通達之深者必悉

天下之利害灌膏養根非終于六經之格言不
可也又古者教法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若
射御書數皆得謂之學非若今所謂四書而止
儒者博而寡要故世常以儒詬誚踈國學而化
成于天下將見儒者之用不可勝盡如何能以
病于世哉中統二年始命置諸路學教官凡諸
生進修者嚴加訓誨務使成材以備選用二十
八年令江南諸路學及各縣學內設立小學選
老成之士教之其他先儒過化之地名賢經行

之所與好事之家出錢粟贍學者並立爲書院。凡師儒之命于朝廷者曰教授。路府上中州置之。命于禮部及行省與宣慰司者曰學正山長學錄教諭。州縣及書院置之。自京學及州縣學以及書院。凡生徒之肄業于是者。守令舉之臺憲考覈之。或用爲教官。或取爲吏屬。往往人材輩出。是年司業司上諸路所設學較凡二萬一千三百餘。陶安曰。先王仁愛斯民。其政尤要者三。治有封建。養有井田。教有學較。三代迹熄。首

變治養之制惟學較久而益廣漢晉以下學盛于京師而郡縣無定設唐宋以來學布于郡縣而教[illegible]無常銓縣倚郭者皆弗克特建附隸郡庠而已今邑必置學學必置官祿雖輕而道則尊勢雖孤而事則專是以儒者試仕願階乎此仁宗時集賢修撰虞集議畧曰師道立則善人多今天下教官猥以資格注授強加之諸生之上而名之曰師有司生徒皆莫之信如此而望師道之立可乎爲今之計莫若使守令自求經

明行修之士身所尊之以求其德化之及斯乎

有所觀感也其次則操履近正確守經義師說

爲衆所服者又其次則取鄉貢至京師罷歸者

其議論文藝猶足以動人非若泛泛莫知根柢

者及爲考官爲同僚曰聖經深遠非一人之見

可盡不必先有主意若先有主意則求賢之心

狹而差自此始矣同列取其言故所取多得人

焉泰定帝三年更積分而爲貢舉並依世祖舊

制其貢試之法從監學所擬大槩與前法畧同

而防閑少加嚴密焉

國朝學校

明興　太祖高皇帝未即位時卽建國子監興學二年　詔天下府州縣皆立學曰古昔帝王育人才正風俗莫先于學校至元其弊極矣先王衣冠禮樂之教淪于夷狄人紀蕩然兵變而來人習戰鬬惟事干戈莫講俎豆欲與化何由今朕統一天下復中國帝王之舊內設國子監念不足盡延天下之俊其令郡縣並建學校以作士師生月廩食有司供饌學官月給祿講聖道使日漸化于先王之舊八年春

詔諭都御史曰惟致治在善俗善俗親教化教化行雖閭閻可化爲君子教化廢中才不免于小人近北方兵亂人鮮務學其選太學諸生中年長學優者往各郡分教使人務學而與才于是選杯伯雲等三百六十人績食遣之而時轂翰林院修撰檢討爲郡學官已復　令按察司精考儒學官不稱者送部別調蓋重郡縣學如此已　詔郡縣閭里皆設塾立師守令稱課于是天下窮鄉僻壤咸有學有社學士益知嚮方矣方　上創業初師行所至往往先蒞學謁先

師已乃祀事已念國學地隘陋不稱登雞鳴山見其下地平曠去市朝益遠可營學使士得一耳目專于學欣然喜曰此天所藏以遺朕與一代學也　命工部集百工務造而孔子廟建于學東　上數臨視爲位置規畫明年成　上親詣學祭孔子服皮弁執圭再拜獻爵復再拜乃退　御彝倫堂　諭祭酒顒曰天下言道之中正者莫如儒古聖哲不儒名而德行實儒孔子生周末身儒道行儒行立儒教率天下于中正故爲萬世師卿等位師表當以孔子之道爲教

兩天下于道復尚書大禹謨洪範親反覆開諭 賜
侍臣宴竟日而罷巳 命國子生月賜糧給其家先
是 上諭博士傚言爾等宜以孔子所定經書誨諸
生毋以儀秦縱橫巳 命參讀漢劉向說苑及律令
卒 勅禮部頒定國子監規條復手 勅諸生言爾
太學生務謙柔恭謹毋縱血氣人我之服固守仲尼
所謂四非之目積日經旬踰歲月不變則賢人矣朕
巳 勅禮部條陳警戒其勉循無忽其欽定學規嚴
師弟子臨尷之禮務于整齊嚴肅以禮義相先學主

理性明倫期于適用諸所爲防非避微之道畢舉而天下府州縣學亦具科條禁令立臥碑其中令遵守焉初禮部奏增國子生　上曰楊雄言務學不如務求師師得人則才成不得其人虛生徒行益令民間俊秀可充選者甚衆而祭酒之人卿等其爲朕詢采天下通今博古才德兼備足爲人師者以名聞于是起致仕尚書侍郎及四輔官歸　召至皆手　勅旨祭酒司業官十四年以文淵閣學士宋訥爲祭酒勑諭之曰大學天下賢士所關禮義之所自出也自

建學來歷選師儒以居迄今未臻其效豈士習之難變與抑師道之不立莫爲變與此朕所夙夜究心者也卿宿學耆德茲特命爲祭酒尚體朕志使諸生有成士習丕變庶國家有賴焉時初設學學徒衆師生相訐教化不行上命曹國公李文忠以勳臣親重領監事助經料訓性嚴重不妄言笑以矩矱自檢撫士恩義並至恒寢食堂廡不休沐私第諄切訓召不遺餘力而上時時召與問對亦時時至太學臨視一日上召問卿非午點坐廟旁色頗厲何也

誠頓首言臣荷 皇上恩厚念欲爲 國家效犬馬力進士非生徒有造次步傾跌失容者皆臣不能教迪所致故靜自劾責 上嘉歎誠頓首問主臣犬馬臣勤息 聖明何從知 上曰朕欲見卿念學事煩不欲爲數數故遣畫工圖卿像以來因出像示誠誠感泣頓首謝當是時、上時時召儒臣便殿廣咨詢國學官李思迪馬懿緘不言 上斥去因 勅國學師生言賢士所爲務學者欲推行之有裨于 國家懷詐自私上無助于君下無補于世學易故焉今

恩迪懿發身草野一旦與人君同游殿廷之上君寵
問而緘默如此學孔孟者顧若是乎事朕且然其肯
盡心訓國子生乎今自師弟子一以孔孟為法副朕
責望之意諸御大學恩意隆洽常　詔大臣曰朕甚
欲尊顯諸生慮未悉吾意諸生入學日久其令歸省
賜二親帛各四端有妻挈者悉携以來月與衆錢務
得其歡心勿惜有司費他諸保息有堂調視有醫賜
予有特恩而鄉衆有者令諸愛養至矣已患　國家
文學之士不如古　命擇弟子員質美能文者得三

十五人、命學士濂敘之、月程業課功、嘗召諸子
生前問之日爾等讀書服嘗習騎射矣乎對日習
之口熟未對日未也 上日古之學者文足以經治
武足以戡亂故能出入將相而社稷奠安今天下粗
平爾等當務學然武豈可忘哉詩日文武吉甫萬邦
爲憲文武並用古之道也吏部常奏下第舉人授教
官 上諭之日教學之方未求速化譬爲層臺必基
于累土行千里必始于跬步但當勉循漸進若遽急
苟且未得此而志彼非徒學者無益亦爲徒勞矣爾

等盛年雖職教當勉修毋自滿常見巳不若人則所習益高常見人不若巳則業漸于下即百工盡然況于學乎蓋時　上方創制天下而育才造士顧勤倦如此一傳　建文伏節死義之士有如春草愈芟愈出則三十載錫極之功七十齡建極之化猗歟盛哉

永樂初　上諭禮部言我　太祖高皇帝內設國子監外設府州縣學選師儒教育俊秀豐餼廩蠲繇所期待甚重比乃廢弛其申飭如舊祭酒胡儼具洪武中所定學規以上　上諭儼曰此學于科條抑

法耳爲師範者當正己爲諸生先講學漸磨以養心
淑身又患天下士所爲學言人人殊殊俗異政無統
也　諭學士胡廣侍講楊榮金幼孜日五經四書皆
聖賢精義妙道傳註外諸儒議論有發明者卿等其
悉采增附其下宋周程張朱諸大儒所著書可羽翼
六經者亦類聚成編務備務精于是遴朝臣及郡縣
學官有文學者開局東華門纂修光祿給饌廣等總
其事書成　賜名五經四書大全性理大全親製
序聖王道治天下之意頒其書六部國子監及天下

府州縣學。勅盡心講究毋虛文于是進宋儒胡安國蔡沈真德秀從祀祭祀孔子于釋老宮會鄱陽儒士朱季友詣闕獻所著書毀宋儒以自是 上覽之怒曰此儒之賊也遣行人押赴饒州會司府州縣官聲其罪杖之悉焚所著書其彰示好惡端士習如此仁宗即位謂吏部臣言比來國子生中務實學者少國志拙畢下亦由師範失職而然令引選國子監官率循資歷授不聞舉有道德老成之士謂大學何自今其愼選以充 章皇帝御製儒學箴言君國子民

敎之育之有育無敎或淪于夷狄豈更伊有其學以敎
爲敎之方本乎師道淸修實踐正學傳聞成己成物
師道用尊爲學之方體仁出義禮法周孔亦致文藝
化民成俗以善其鄉成德達才以資于邦本末循循
用臻實效勗爾師生毋忝學校其興學篇一原本于
君上之躬行于德意益深篤矣先是定都北京國子
監仍順天府學之舊百制未備敎戒居養之道缺然
士雜居營巷　正統中大學士李賢請修建而廟學
益嚴時兩京祭酒皆得人北爲李文忠時勉南爲陳

祭酒敬宗于時有南陳北李之稱時勉崇廉恥抑奔兢別賢否爲勸懲旦五鼓令起誦讀夜漏定二鼓方聽寢時潛行省其勤惰一時人士皆感奮興起太師英國公輔偕侯伯二十餘人至請告諸國子監聽講旣至時勉令諸生各講五經一章講罷燕飲酒諸侯伯咸讓坐惟英國公以耆年與祭酒抗禮餘皆列侍諸生雅歌投壺如古儀迨暮乃散葢其風也敬宗力以師道自任嚴條教革舊習勵諸生于進學成德皆宗之政肅于 朝廷其後天下府州縣學生徒頗漫

懲不檢提調官不能制，禮部建請兩直隸 勅御史

十三省按察司 勅添設副使或僉事提督學校，傚

國子監所定科條，晝所為申督者而遣 成化中

勅提學各分督所屬官具簿錄諸儒生德業為三等，德

行優文學贍治事長者為上等，有德行而經義治事

稍劣者次之，即經義優治事長而德行玷缺者列下

等，歲課月考，非上等毋得應貢舉，欲務士于本實而

例廩生考黜者俱追廩，為民父兄咸憚，慴不務子弟

下學，提學御史閻禹錫請停追廩，學乃興，先是 景

泰元年以邊圉事殷令天下生員納粟上馬者許入
監限一千人止其上選事與歲貢同　成化時禮部
言學校端本澄源之地孟子切切于義利之辨誠恐
學者利蠹其心也近年學校生員聽令納馬納牛納
草納米入監殊非教養本意且前代雖有納粟補官
之法令而不用以補士子為士子者知財利者可以
進身則無所往而不謀利或買賣或舉債或取之官
府或取之鄉里視經書如土苴而苞苴是求棄仁義
如敝屣而貨財是殖士心一蠹則士氣士節由此而

表他日致用何望其能與治 有補于 國家哉自令
伊始雖有遲事緊急艱難之 處亦不許以監生生員
納粟納馬等項出身若再以 此例開端者許該部六
科十三道糾正之用以端士 心而美教化已又以南
京兵部李賓賑饑復議諸生 及軍民子弟納米送監
上言國子監育才之地 朝廷資以致治者也近因
各處納草納馬生員已不勝 濫今又行此令將使天
下以貲爲賢士風日趨于卑 陋安望有資于治理哉
憲宗曰 祖宗以來設太學 以教育賢才非由科貢

者不得濫進今貧等建議欲令官民子弟出錢穀以賑饑民補太學生古無此比且天下才賦所出其途孔多學校豈出錢穀之所哉禮部議是其勿許嘗是

時陳恭愍公選督南畿學言稱古昔動必禮則先頒冠昏器祭若射儀于學宮令歲時肄習訓生徒一主于躬行以變華浮習所巡行不居公府居宿于學宮端默危坐以率之已徐行觴視周旋盤折紘管豆登洋洋翼翼也比入夜齋館燈燭如白晝唔咿之聲鏘然選時以二燈前導省勸之羣士競奮前後三年章

縫士未嘗見其變色之語折辭之感卽與息不廢也其教人必本朱文公小學書以達于四書五經及通書西銘性理諸書諸生翕然孚化畏信如神明旣去思之如父母以憲副督河南廣東學一如南畿時爲國朝督學使者之冠蓋身先之也始文皇帝時天下新脫于鋒鏑湯火之苦俗尚簡質天子又表章濂洛關閩諸儒先風勸之于學言學者有所統而居官者峻法守謹繩墨人尚禮教施于洪熙宣德天順之間家喻戶曉傅士弟子語獨視其粗合

經義傳肯者錄猾舛忤者汰其爲辭淳質尚欲工而不能時之賢者各往往明經以窮理居敬以反身二者並修務悖于本實雖中庸之流亦奉訓承式不敢悖蓋十有三年不課舉子文而日專經學研義理不廢也即閭巷父兄長老亦各往往誦習小學性理通鑑諸書及　御製大誥榜文故風習最淳異時大學士薛瑄處士吳與弼胡居仁之倫言純師行純法爲明儒冠嗚呼甚哉　弘治初監規積弛　詔起侍講謝鐸爲北祭酒僉事章懋南祭酒以編修羅欽順爲

司業皆宿儒將士多放逆有差擬爭先者欽順念以
爲放心安收非督撫之嚴不可爭風安息非精稽考
公予奪與之不能持甚力而謗作已乃肅然及懋至
與謹矩度尚德化勵廉恥明道術著功令所寒者雨
具冠服危坐終日以聽事諸生翕然日執經質疑問
業人人自以爲得師也鐸初爲南京國子祭酒上修
明教化六事畧曰不擇師儒則所教或非其道不慎
科貢則所養或非其賢不正祀典則駿奔仰瞻之際
無以示趨向不廣載籍則明體適用之學無以資見

開臣恐會饌撥歷一切皆虛文故事以如是坐食待次之人而欲倚他日天下國家之用臣愚誠未見其可也擇師儒必先將臣能黜然後力求道德之士若唐之韓愈宋之楊時庶幾致化有賴至于提學等官權足以黜陟職之所關視國學則爲最切故必得廉靜恬退之士而有嚴重剛方之操庶足以稱其任不然或矯激以賣公道或假托以蒸私恩科貢由之而獎人才以之而衰臣豈敢推過于人哉其實天下之士十數年養成于彼而欲一旦責成于此雖有智者

亦無如之何伏願　聖明精擇其人而無切用臣之謨則庶幾于教化之職無負矣夫　國家爲養士之地而科貢實取士之階不可不慎也蓋科舉必本于讀書今而不讀京華日抄則讀主意不讀源流至論則讀提綱甚者不知經史爲何物歲貢必先于食廩今不以貨賄廩則以權勢廩不以優老廩則以恤貧廩甚者不知舉業爲何物宜　勅提學等官凡日抄等書在書房者焚之在民間者禁之未食廩者宜加考覈而不容其倖進已食廩者痛加裁革而不恤其

私慾如此庶幾國學之所養者皆賢矣鐸先後祭酒兩雍律已率人皆嚴立規約監故有羨金爲祭酒費鐸盡籍于官均賸餘屬構東西樓刻經史列其上北監廟街湫隘益市地闢其邪側又市廬舍三十餘區居博士助教諸學官諸生貧者賙給死者賻襚皆羨金不自私一錢請進宋儒楊時從祀斥元吳澄具疏言

國家聚英才教育之備任使即選諸科貢尤恐未精況邇年來開納粟納馬之令利未什一害已千百彝倫之堂爲錢虜交易之地乞禁止以清源其條

教人歛才之法以上而懋欽順亦疏言臣聞官不必備惟其人今在監諸生不過七八百人而博士助教正錄等官乃至三十餘人皆縻廩爲國費况各官爲諸生表楷風憲有缺例于中選授則又風憲之儲也乞 勅該部參酌裁減遇員缺行令撫按提學等官推選學官中學行超卓訓誨有功者奏補毋苟爲備員 旨允行然是時科舉所取士專一經輒白首餘經史材度外故學專而識益陋而郡縣學列官闒冗未論卽勤恪其職者亦獨嚴其爲課試之文蓋程

朱沒至是且數百年矣諸濂洛之微言大義既絕佔俾循誦者非心到自得徒爛于空言而已又俗日漸于文異時所崇尚性理或問諸書習久而厭頗以爲樸學弗好也于是諸高明儁異之士顧往往誦習先秦兩漢之書爲文章嫺美士爭歸往王學士鏊至以爲宜別立科必兼通諸經博洽子史詞賦者倣古制科之選冀以收非常之士其反本近實者爲窮究物理之學顧蠶絲牛毛棼詰氾遠無可從入于是新會陳獻章始復追沂程門主靜無欲之緒而恍有得焉

以自然為宗以忘已為大以無欲為至以勿忘勿助之間為訣要其徒尚書湛若水試禮部為舉首入翰林為編修官成均為國子師皆本師說而廣緝之受學者至數百千人論者頗訾其實行時王守仁論龍場實始悟知行合一深肯于孟子良知之說大學誠意特傳之旨日弘廓簡易直切高明拳拳以其道易天下士翕然向往至數千百人于是天下言學者不歸王則歸湛而風俗一變其論 國家立學校之意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今之學宮以明倫名堂

則其所以立學者、固未始非三代之意也、堯舜禹之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斯明倫之本也、道心者率性之謂也、未離于人誠之源也、人心則雜于人而危矣、僞之端也、倫外無心、心外無學、譬之植焉、心其根而學也者、其培植灌溉之者也、扶植芟鋤之者也、今之學校必由此而教之、而後無忝于建學立師、今之衆業、必由此而精之、而後不愧于敷奏明試、今之仕進、必由此而施之、而後無負于行義達道、諸語立教之本甚詳、其示教韻訓蒙大

意曰古之教者、教以人倫、後世記誦詞章之習起、而先王之教亡矣、今教童子、惟當以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爲專務、其栽培涵養之方、則宜誘之歌詩以發其志意、導之習禮以肅其威儀、諷之讀書以開其知覺、蓋童子之情、樂嬉遊而憚拘檢、如草木之始萌芽、舒暢之則條達、摧撓之則衰痿、固其理也、故凡誘之歌詩者、非但發其志意而已、亦以洩其跳號呼嘯于詠歌、宣其幽抑結滯于音節也、導之習禮者、非但肅其威儀而已、亦以周旋揖讓而動盪其血脈、拜起屈伸

而囚束其筋骸也諷之讀書者非但開其知覺而已亦以沈潛反覆而存其心抑揚諷誦以宣其志也夫然故順適其志意調理其性情潛消其鄙吝默化其粗頑日使之漸于義理而不苦其難入于中和而不知其故是葢先王立教之微意也若近世之訓蒙稺者責其檢束而不知導之以禮求其聰明而不知養之以善鞭撻繩縛若待拘囚彼其視學舍如囹圄而不肯入視師長如寇仇而不欲見窺避掩覆以遂其嬉遊設詐飾詭以肆其頑鄙偷薄庸劣日趨下流是

蓋驅之以惡而求其爲善也。何可得乎。當時士皆以辭章訓詁爲學、不復知聖功爲何事、自守仁倡而天下始知立本于求心、一時俊乂響臻、駢集又益有造其高第弟子鄒守益歐陽德程文德先後爲辟雍師、于是名區勝地、各往往以王湛所名學建書院、羣人士論心質學考業講德于其中、游談閒作、而師友之道切劘之益、亦因以不墜、蓋庠序爲虛器、師弟子爲虛名、向往者固不得不出于此也、自守仁之說行、于時獨守程朱以反身實踐不變者、惟羅欽順呂柟爲

最醇呂爲祭酒時條監規疏言歲貢入監即古鄉舉里選六德六行六藝之士故禮稱四十強仕道明而德立近歲貢中有二十上下者其德行爲考甚且禮義未聞遇事與爭各提學官惟取詞章不顧行檢遂使質樸淪墜乞

勅該部轉行提學官當歲貢期于食廩年深二三名內遴照

祖宗臥碑參取德行必注其平日某德某行縱無完人庶幾近實所校文唯取其不誖經傳理明詞達而止不專于富麗有蹈襲六朝人語奇怪難讀者俱從黜落而邊荒鄙邑亦取

士以充用照
聖明一視無外之心給與例貢延奉
欽依聽其依親原籍與考科舉此以待志士可矣其
無志者一旦還里抗捍守令兼服商賈肆行鄉閭他
日入官殃民非淺乞
勅該部將依親例貢行各提
學官考行業類報其逃避及患病給假三月之外許
臣查治重則奏報削其名籍夫士必知古斯可通今
儀禮一書乃成周致太平之具世行高堂隆所傳十
七篇宋儒楊復爲之圖解皆可習行近臣等選諸士
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按圖學步自冠射鄉燕至士相見諸儀使士子閑于

周旋進退之節養其中正和平之氣而此書稱少靡所正據禮樂諸器舊多未完乞
勅該部重刻儀禮幷造前項禮樂諸器以便諸生游業准古大雅鼓鐘辟雍周禮禮樂語之義
世宗初載垂意于典學明禮之務製敬一箴注宋儒程子四箴范浚心箴頒天下府州縣學風士益先天下以聖學如此而大學士桂萼疏修明學政尤得古意而近本疏畧曰臣聞先王之教其民也因天地之性順人物之生分士授職疏之于鄉州黨族閭里而導之以孝友睦婣任恤故

士不出于畎畝而行不外于彝倫嘗敬仲曰農之子恒爲農野處而不暱其秀民之能爲士者必足賴此之謂也漢書曰餘子遣入序室所謂餘子父在則子餘兄在則弟餘故天下生員皆名子弟其職在人孝出弟而所以教之者莫切于出作入息之埶後世岐教養之政而二之教者不知養養者不知教以致學校之弊考德行不求之鄉黨談經之謬分司徒以屬之冬官故一登講堂不恥民事有父見荷蕢笠而子弟衣輕裘見達官貴人竦然敬起見胼手胝足雖至

親赧然媿之是雖冠服士人言論道法而其孝友之實曾塗之人不若矣此風俗之所以日下也乞 勅諭提督學校官敎本抑末進農民之秀重居鄉之行凡入學生徒必求子弟皆知稼穡有孝弟實行者取之毋于考較後咨訪篤實父老如古所謂孝弟力田者量賞犒以風之設稽行簿付之里老書其敬敏任恤條款其善行旌異之其鄉行玷缺者選人不許入序貢舉不以應科而 命府州縣教官集諸生爲會尋繹大旨不得破碎擬題以壞經義苟有自得錄册

講商之次將倫理間事未盡分若所造不如意者務盡心商處如此將不出畎畝之中鄉庠之內而鼓聚然有復古之漸矣至舉業文字士子所賴以發身者固不待督責而自勸者矣然其業之也粗解章句輒決裂經傳擬題講文竟爲浮華放誕之言以奪有司之目是則雖名士人其設心與壟斷之夫何異放心至此尚何望其讀書窮理以求見聖賢之心法也哉必令申學官務戒諸生一洗此習先閉門靜坐整齊嚴肅然後以先儒讀書法取聖賢經書熟復而近思

之體認深至而後已乃小學之教本古庠序序以明教庠以行禮而視化春民畢出在野冬畢入于邑餘子畢入序室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非獨教之將有以養之也非獨養其德性亦將養其身體固其壽命而堅強其血脈也故琴音以養其耳采色以養其目降登疾徐以養其血脈今之教者嚴課程急記誦以傷其魂強所不能苦其思索以損其魄而教與養胥病矣臣治縣特闢義倉之右廢寺隙地南北數百步有餘建爲學舍左右翼向中設四堂前後爲門左右

爲雜役爲賓長老二人平旦坐左右整序行道出入每食時至日夕亦如之次爲習禮堂中繪陳祥道楊復所撰禮圖立一師掌之諸童子進學即率見先生習升降拜揖坐立之節隨授一圖指示學畫令其通曉間令展習以辨雜服又次爲句讀堂內榜管氏弟子職亦列數圖示之日講一圖次以孝經小學教之句讀令其粗熟仍爲講說大義約之入身又次爲書算堂榜六書法每日止教一兩字即以四方上下自一至十若干支等名數授之又次爲聽樂堂內置鼓

聲笙磬投壺詩章弓矢禮樂之器或教以鼓節或教以歌詩或擊磬薛鼓之半以習投壺或擊磬薛鼓之全以習射儀四堂遍而日亦且晡矣自聽樂堂復之書算以次至句讀至習禮皆畧復舊業復于門左右塾以次序出如此則家無子弟之憂而子弟得養其德性養其血脉養其耳目心志而非僻之干無自而入于以端養正之本而復古興禮時　上用大學士張璁議　詔吏部考察天下提督學校憲臣不勝任者改調罷斥蓋勵有存者又　詔禮部沙汰天下生

貢不許附學遍廩膳增廣之數而視聽一新人士務援精極意研索探討歸于古雅爲明文極甚始　祖宗時重國子儒宗之選祭酒司業必簡翰林宿學有碩望者以充諸僚屬遷陟于他司給等即博士學正錄學傳行修者亦往往補館職列坊局已乃寘內臺當是時國學生非強學登科必積分至十餘載升上館乃後使歷事叙選而任官其後進士科目益重舉人下第者冀後舉引他故自便不以時入監通歲至監者曾不能數十人歲貢生類衰頽願就教爲祿仕

計通天下郡縣學歲貢入監者視異時十不能三四其後納粟納馬入監之例啟而國學愈淆初例開時提學官猶試文理通者而後聽後彌弊濫郡縣學凡停降將附若斥退者及民間白丁子稱俊秀得納銀齒于學于是商賈之子亦負之童以及遊蕩愚不肖之輩咸混迹其中士恥與為伍而虎闘重地曾不若郡庠邑序為猶有推擇也又法齒學者無斥退于是燕朋僻友恃畜聚自恣蔑繩法不守即有教無所施雖祭酒司業隆重不異疇昔而養望需陟頗不屑訓

進其博士助教學正學錄官顧獨類剩員矣然游下趨往往覓職妄說于是太學特為出身之途舉人官生入監僅六月以上歲貢生僅八月以上撥例生亦不過終歲即序撥而司教者即欲逃之歲月莫使游于學不能矣方

祖宗時特重督學使者之選所京用御史外省用按察司風憲官須皆海內名宿後督學官稍稍輕柄其任者非必有卓行實學厭士心如與時高者虛談沽譽劣者安祿養交下者至開作門聽請托不忌又巡歷或二三歲乃一至至不過浹

旬月獨品所校試一日文而止不復問行能考察他道藝郎甄考德行亦獨委郡縣學官所報三等第奬汰之不復有案覆甚乃僅巡行勞苦獨高坐引日月至大比獨委府州縣類考而合試之故士習刓而人鶩于奔趨始時重學官之選往往取耆儒遂學以充迨科目法行選授舉人之登副榜者凡推選坊局纂修與藉會試校文必與焉其經保薦及九載處優考者類得授翰林科道部曹官于階壁無等故廷臣薦士以起家學官為美談後久刓奬師儒之職益輕會

試副榜者不屑就而歲貢生年稍邁若貧困甚者乃甘心焉因取充位精力既倦學術紕繆無能爲諸生先于是奔走有司結嫉富豪凡月考課及上下三等餼率以貲不復問行能蓋乞盡甚矣弟子員各以其意散處書院若寺觀相師友猶月朔望一詣學而講課缺然始　祖宗以經術作人俾研討義理飭躬心爲文一主典實諸剽竊老莊及獵奇闘異者槩不錄于是文治漸開自　弘治迄　嘉靖初最盛其後學校所取士遺棄典實獨取輕俊卽戾經畔義者皆

得雋又學無師法經有成說講貫粗通以爲取足行文而止于微義與辭罔無俟深解爲也于是窮年畢力獨取進士科高等課試之文讀之他經史未論即與時所業專經亦簡棄不讀獨剪截科場中可爲試目者爲擬題搆文已然者輒效顰摹擬習益靡濫而少俊者多得雋用猖狂自恣甚至誕嫚酣歌伍俳優不恥彼其以 國家設科取士直爲祿利資旦夕效高第取右職試官與時業棄如弁髦即夙昔受學師升洮刱與忽若途人長躁進之心傷揖遜之美他

進暇問哉　萬曆初輔臣白降　詔申　飭國家用
經術造士爲實學禁刱書院標門戶聚黨爲空談重
兩京國子監十三省提學使者之選申　勅遣歲貢
士若附學生務嚴遴以充然謬悠日久未易卒返夫
正學正其心也正其行也修其本以勝之乃維風之
要術衛道之嘉謨也今天官春官國學官郡縣提調
教官幾省督學官疇非任正學之任者天下中和之
士自足供一代之用　太祖良法美意咸載在方
策問誠慎簡其人力行舊典教士不專責訖誦而導

之以潤身校士不專試詞章而稽之以經世盡性至命以孝弟爲門知化窮神以禮樂爲逕一切高妙之說毋雜施而聚語之弟令于聖經賢傳字釋句解沉潛反覆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奚患人才不古若哉

續通考曰　二祖篤建二雍綏隆周室　列聖光嗣丕贊前後一代人賢之盛近古莫並焉太學諸生集列四途曰貢曰舉曰廕曰例貢若師逵許觀虞謙張本周新劉子輔吳寬舉若夏原吉楊鼎誥陳綱姚夔商輅彭時王恕岳正張

寧。羅倫。陳獻章。何景明。朱希周。靡若。張敷華。倪若。羅玘。或以行義。或以風節。或以功業。或以理學。皆卓然特出。著名當世。不特掇巍科躋膴仕。稱于中外已也。國初太學生皆貢自郡邑。選鄉學之秀彥者充之。其後乃有各省鄉試舉人。時進士之科未盛。內而臺諫。外而藩臬。率以授諸太學生之成材者。自制科既重。太學生成材者。與天下賢士盡入蒐羅。于是內外要重之司。皆歸進士。而舉貢所稱監生者。則有遺賢銓入

高等不過授以省府幕僚郡佐州正而臺諫藩臬則必待其歷官有譽而後得之然亦千百而什一耳往年江陵張公當國嘗力主三途並用之議但一行焉而輒不能繼豈太學之英能盡錄于甲科耶

古今治平畧卷之二十 終